

二十二史感應錄





錄應感史二十二

輯涑希彭

叢書集成初編

(補印本)

二十二史感應錄

一九三九年十二月初版
一九六〇年五月補印

彭希諫輯

商務印書館出版

上海洪興印刷廠印刷

原序

春秋者史家之祖也。春秋紀裁異。所以著天人感應之故甚明。左氏因而傳之。凡國之廢興。人之生死。事之成敗。必先原其善惡得失之所由。而究其所終極。如立竿觀影。持鏡取形。無豪髮之爽。其人也。其天也。其皆一心之自爲感應也。自周以降二千年間。史家記載。事變日出。不可殫窮。而有不變者存焉。由不變者觀之。其天人感應之故。可得而詳矣。然感應之故。有不可知。善者祥。惡者殃。此其可知者也。善者不必祥。惡者不必殃。此其不可知者也。夫使天之與人。判然其相格也。冥然其不相關也。是則古來感應之故。類不足憑。乃其可知者。固已章章矣。卽其可知者而推之。天之與人。誠若是其相關。而未始相格也。必無有明於此。而闇於彼者也。必無有通於此。而窒於彼者也。然而善者不必祥。必其善有未至也。不然。彼其祥有不可見者矣。惡者不必殃。必其殃有未熟也。不然。彼其殃有不可見者矣。夫不可見。則不可知矣。然而未始不可知。吾於其可知者知之。其可知者。其不變者也。太上感應篇。出於道藏。其書導人以修身立命之學。其旨足與春秋左氏相發。後之注者。多雜引稗官小說。不足徵信於世。兄子希涑閱二十二史。取其事應之顯著者。彙而錄之。分爲二卷。將刊板以行。使人知天人感應之故。不以古今而異其豪髮。其於君子修身立命之學。當有助焉。易大傳曰。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不積不足以滅身。夫君子之爲善也。未始謂爲善也。有去惡而已矣。去惡卽善也。善之所由以積也。小人之爲惡也。未始謂爲惡也。有自

以爲善而已矣。自以爲善卽惡也。惡之所由以積也。是故君子日虛。小人日滿。虛者集祥。滿者集殃。其天也。其人也。其皆一心之自爲感應而已矣。而何不可知之有。讀是書者。誠能反躬自鑑。決去其惡。勉進於善。日積而不已。求自盡於其心焉。吾知天必有以應之矣。乾隆四十六年孟夏之月長洲彭紹升序。

自序

自有載籍以來。勸懲之書多矣。其言感應之故詳矣。大要在使人止惡而進善。欲使人止惡而進善。必先有以起人之信心。信與不信。善惡之所自萌也。太上感應篇。載善惡條類甚詳。其旨通於六經。而其公案具在二十二史。後之爲註釋者。多採取稗官說部。里巷傳聞。以爲之證。使童騃婦豎見其書。聆其說。莫不形惕心惴。其爲功於世教非淺。而當世士君子。反有以文不雅馴。菲薄不屑視者。始以其事爲不足信。繼且以其理爲不足信。豈太上煌煌垂訓。可以勸愚衆。而不足以規學者哉。夫輕薄佻浮之子。個規越矩者。勿論矣。卽其間有志進修者。傷德喪名之行。自問無之。而或勉其暫不能慎其常。矜於衆不能慊於獨。然則善何由而純。惡何由而盡。苟非取古昔記載。切於勸懲者。置之左右。反覆尋覽。瞭然洞悉於感應之所由。不以初終隱顯。而或二。又烏能奉身寡過。而俯仰無愧怍也哉。希涑幼承家學。頗知向往。稍長。閱歷世故。益有契于感應之理。爰以讀史餘閒。擇其善惡事蹟。果報最著者。得一百八十餘條。編爲二卷。子曰。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二十二史。無一事而非感應之證也。茲之所載。二十二史之一隅也。伊古及今。普天匝地。無一事而非感應之證也。二十二史。又古今感應之一隅也。推之而稗官說部。里巷傳聞。苟由此而反之。其理明。其事確。又何不可信之有。吾願讀是書者。決志進修。爲善去惡。如火之然。如泉之達。是書所錄之善。吾得取之以爲善。所錄之惡。吾得反觀內鏡。務使根株之胥絕焉。然則太上垂訓之旨。其

二十二史感應錄 自序

不在斯乎。彭希涑序。

凡例

一史書所載善者祥。惡者殃。其事不勝錄也。茲取天人感應之神異顯著者。凡降祥降殃。確知爲某善某惡之報。則錄之。

一事有暗相關照。而其故不甚明著者。如李斯譖韓非下獄。非欲自陳不得。後李斯爲趙高所譖。亦欲自陳不得。此類甚多。若欲繁引。殫書轉屬。有心牽合。且挂漏反多。概不載入。

一如史記所載。而復見漢書。則不重錄。從其較詳者錄之。

一 所載禍福報應。祇錄其與本事有關者。其終身名壽子孫不盡載。或所作善惡之報。必合終身名壽子孫而後見者。則仍書。

一 是書原爲士大夫修省之助。至本紀所載。皆不錄入。若春秋列國諸侯。位非至尊。分有相匹。仍錄之。

一 書一事。而義可觸類貫通。或其事互見於他書中者。附書於後。庶理完而文備云。

一 採輯既就。別作緒論數條。判決疑義。綜論得失。以就正於尙論之君子焉。

緒論

史書體例不志怪神。然有可以明人事之得失者。雖涉靈異不以爲病。如史記載秦繆公死七日而寤。曰。我之帝所甚樂。且謂帝與言。晉國休咎甚悉。命書而藏之。皆驗。又趙簡子疾不知人。既寤。語大夫曰。我與百神游於鈞天廣樂。九奏萬舞。不類三代之樂。亦謂帝與言。晉國事亦皆驗。其事兩見於趙世家。扁鵲傳。使人知天人相與之故。則知所以事天。故不厭詳也。若晉書載劉聰爲遮須夷國主。隋書載韓擒虎爲閻羅王。義無可取。乃爲體例之病矣。

司馬子長於天人之理甚明。其論韓氏之昌。以爲存趙氏之陰德。表其微也。蒙恬之誅也。自謂絕地脈之咎。而子長以阿意興工。不惜民力。爲恬罪。舉其大也。其必有當矣。

後漢書史弼傳論曰。語云。活千人者子孫必封。史弼全平原之黨。而其後不大。斯亦未可論也。按弼爲平原相時。詔舉鉤黨。郡國所奏連及者多至數百。弼獨無所上。濟活者衆。弼後爲河東太守。爲侯覽所誣。下獄。詔論棄市。平原吏人奔走詣闕。訟冤。委曲營救。以免弼罪。復起官。以壽終。方弼被逮時。其去死也近矣。卒賴平原人以免。豈非活人之報耶。由是推之。爲善而福不至。必陰消其無形之禍也。其稟諸命者本薄也。爲惡而禍不至。必陰消其當得之福也。其稟諸命者本厚也。迨善惡之積既久而命迺退處無權。則人定勝天也。

後漢書袁安拜楚郡太守時。治楚王英獄。英辭所連及者數十人。吏按之急。迫痛自誣。死者甚衆。安到郡。理其無明驗者出之。爲河南尹。政號嚴明。然未嘗以臧罪鞫人。安後位至司空。子孫貴盛。史氏論曰。袁安理楚獄。未嘗鞫人於臧罪。其仁心足以覃乎後昆。子孫之盛不亦宜乎。愚按安之不鞫人於臧罪。非得其臧狀而故縱之也。蓋推其居心仁恕。不欲入人於重罪耳。宋史韓億見諸路有擄拾官吏小過者。輒顏色不懌。史氏因以爲其後必大合而觀之。皆所以覘人心術之微也。

後漢書范滂被黨禍。將誅。願謂其子曰。吾欲使汝爲惡。則惡不可爲。使汝爲善。則我不爲惡。夫桓靈之間。黨禍蔓延。殘賊士類。蓋亦氣數之厄。然而匹夫橫議。品覈公卿。裁量執政。固有取禍之道矣。若范滂者。清心自好。克有令名。然疾惡過甚。爲郡功曹。致中人以下莫不歸怨。卒以此得罪。太剛必折。物理之常。尙不自反。而慷慨仰天。語多怨尤。惜不奉教於郭林宗。袁夏甫諸君子也。

宋書劉湛被收入獄。亦謂其弟曰。相勸爲惡。惡不可爲。相勸爲善。正見今日如何。湛初爲殷景仁推引。共參政事。乃以景仁位居已前。反相傾搆。又附宗室義康。無人臣之禮。卒以伏誅。宜矣。若其他小節。卽如生女輒殺。爲士流所怪。何者可自附於善邪。小人之爲惡。終其身不自知其惡也。吁。可畏已。

南齊書謝朓告王敬則反。敬則女爲朓妻。常懷刃欲相報。朓不敢相見。及朓以他罪將見誅。歎曰。天道其不可昧乎。我雖不殺王公。王公因我而死。朓爲人臣。知敬則反狀。而具以告。義也。與許發人陰私以爲己利者不同。豈其以是獲罪於天哉。

或以梁武崇信佛法。卒遭侯景之禍。疑報應之理不足憑。不知梁武弑齊主東昏侯。及和帝。以取其位。侯景之禍。固其報復也。朝野僉載。謂東昏侯死之日。侯景生焉。時人以景爲東昏侯後身。其說殆信。

唐長孫無忌。褚遂良。皆以直諫獲罪。人皆哀之。然無忌。遂良。與江夏王道宗不協。遂誣奏道宗罪。配流象州。病卒。無忌又陷吳王恪。誅之。遂良又誣劉洎罪。賜自盡。而無忌。遂良。卒皆不得其死。舊唐書。以爲天網不漏。豈不信然。攷劉肅唐世說。亦謂遂良之敗。由陷洎之報。又載無忌之害吳王恪也。恪臨刑罵曰。無忌竊弄威權。構害良善。若宗社有靈。當見其族滅。不久竟如其言。與史論可互證云。

爲將以嗜殺受陰禍。是錄中所載多矣。其理更有見於史書論贊中者。宋史王韶。章窰。皆用兵有功。韶子窰。能致天神。帝試之無驗。棄市。窰子縵。或誣以私鑄錢。配沙門島。論曰。佳兵好還。道家所禁。窰以左道殺。縵以鑄錢陷。非其驗歟。明史徐達。常遇春。俱爲太祖將。遇春下城邑。不能無誅僇。達所至不擾。達後贈中山王。子孫世其爵。遇春年四十。暴疾卒。追封開平王。子茂襲爵。未久。以事安置龍州。贊曰。中山賞延後裔。世叨榮寵。而開平天不假年。子孫亦復衰替。貴匹勳齊。而食報或爽。何也。太祖嘗語諸將曰。爲將不妄殺。人豈惟國家之利。爾子孫實受其福。信哉。可爲爲將帥者鑒矣。

余觀古名臣事業。凡拯亂救荒。以及河渠工築。動活數十萬人。未嘗不歎仁人之利之溥也。雖然。尤願人反求諸心。卽所能盡者。而自盡焉。如史稱宋曹彬。總戎專征。秋豪無所犯。而其平居。於百蟲之蟄。亦不忍傷。使彬不爲將。而抱此不忍傷一物之心。與下江南不殺一人之心。無盈絀無廣狹也。然則一介之士。孰

不可自盡其心乎。賈子稱孫叔敖埋蛇而母知其陰德。撫言稱裴度還帶而神貌頓改。彼其所以動天者。亦一念之力耳。豈必有憑藉而後得行其志哉。

或謂伊古忠臣孝子。多身際蹇屯。流離患難。不必盡有風雷之感。呵護之靈。而身犯不韙者。或竟坐享福澤終其身。何也。曰天之嚮福也有五。壽、富、康甯、考終命。此四者。其事無過一身之樂。而其時不越百年之間。若天所以福聖賢而不與庸衆共之者。則攸好德而已。夫純臣孝子。處辛苦難堪之境。而甘之如飴者。豈有他哉。彼將以成仁而取義也。仁義者。天地之心。而人之所以爲人也。彼體天地之心。以求盡人之所以爲人。浩然之氣。塞於兩間。流萬古而不息。而天顧以憐庸庸者憐之。豈因材而篤之道乎。若夫罔之生也。幸而免。免矣。仍未始免也。冥然食息運動。而具有生之理。已盡而無餘。則一行尸而已矣。其與身受誅殛夷滅者。何以異哉。

世俗神滅之說。昔人辨之甚詳。然不若證以實事。尤爲較著。如漢書元始元年二月。朔方廣牧女子趙春病死。斂棺積六日。出在棺外。自言見其死父曰。年二十七。不當死。太守譚以聞。後漢書建安四年二月。武陵女子李娥物故。瘞於城外。已十四日。有聞其家中有聲者。發出遂活。註中言娥見冥中事甚悉。晉書干寶父亡。母生推婢于墓中。後十餘年。母喪。開墓而婢伏棺如生。載還經日。乃蘇。言其父常取飲食與之。家中吉凶輒語之。地中亦不覺爲惡。又寶兄常病氣絕。積日不冷。後遂悟云。見天地間鬼神事。如夢覺。不自知死。寶遂撰集古今神祇靈異。人物變化。名爲搜神記。遼史孩里從上獵墮馬。憤而復蘇。言始見二人引

至一城宮室宏敞有衣絳袍人坐殿上左右列侍持牘者曰誤執汝示之牘書官至使相壽七十七擠之大壑而寤上聞之命書其事後皆驗明史洪武二十四年河南龍門民婦司牡丹死三年借袁馬頭之屍復生此皆死而再生見冥中事者也北史魏臨漳令李庶亡後其妻元氏更適趙起夢庶謂曰吾薄福託劉氏爲女明旦當生彼家甚貧恐不能見養夫妻舊恩故來相見告君宜取我劉家在七帝坊十字街東南入窮巷是也元氏不應庶曰君似懼趙公意我自說之於是起夢亦符遂持錢帛往求劉氏如所夢得之養女長而嫁焉魏書宋穎妻鄧氏亡後十五年穎夢鄧氏向穎拜曰新婦今被處分爲高崇妻故來辭君泫然流涕崇亦旋卒南史齊宗室鏗死後有陶宏景與鏗舊識忽夢鏗來慘然言別云某日命故無罪後三年當生某家宏景訪以幽中事多秘不出覺後訪之果與夢符舊唐書崔威父銳爲澤潞從事有道人自稱盧老銳館之于家一旦辭去且曰我死常與君爲子因指口下黑子以爲志咸之生也果有黑子其形神卽盧老也父卽以盧老字之宋史王氏婦梁歸夫家數月會元兵至婦謂夫曰吾不受汙必死若後娶當告我頃被掠不辱而死夫後以無嗣謀更娶夢妻曰我死後生某氏家今十歲矣後七年當復爲君婦明日遣人聘之一言而合詢其生與婦死年月同此皆死此而生彼者也北史夏侯夬亡後三日其交好相率至夫靈前時日晚天陰咸見夬在坐衣服形容不異平昔但無語耳夬從兄欣宗忽作夬語如平生發家人陰私竊盜皆有次緒明史毛吉官廣東僉事戰死方出軍時贖千金犒委驛丞余文司出入已用十之三旣死文憫其貧以所餘金授吉僕使治喪是夜僕婦忽坐中堂作吉語曰請夏憲長來舉家

大驚。走告按察使夏燠。燠至。起揖曰。吉受國恩。不幸死於賊。今余文以所餘官銀。付吉家。吉負垢地下矣。願亟還官。毋累我。言畢仆地。頃之始甦。此皆死而與生人接語者也。他如是錄中所載。幽明感應事甚多。彼執死而神滅之說者。豈往古記載皆虛矯不足信乎。抑別有說以解此乎。蓋亦弗思爾已。

或謂生命脩短。謂有鬼神掌之。如增算奪紀之說。有可徵乎。曰。博物志謂泰山主召人魂魄。司生命之長短。證諸於史。後漢書許峻傳。峻自云。嘗篤病三年不愈。乃謁泰山請命。烏桓傳。死者魂神歸赤山。如中國人魂神歸泰山也。三國志管輅傳。輅謂其弟辰曰。但歸至泰山治鬼。不得治生人。其說可信矣。又宋書謝宏微之卒也。時有一長鬼。寄司馬文宣家。云受遣殺宏微。宏微疾增劇。輒豫告文宣。宏微既死。與文宣分別而去。則勾召魂魄者。又實有之矣。

列史五行志。有人變異形者。後漢書靈帝時。黃氏之母。浴而化爲鼃。入於深淵。其後時出見。晉書吳孫皓寶鼎元年。丹陽宣騫母年八十。因浴化鼃。宋史衡湘間人有化爲虎者。夫心形之主也。人之異於禽獸者。在心不在形。孟子曰。夜氣不足以存。則其違禽獸不遠。可以得輪迴之理矣。

二十二史感應錄卷上

蘇州彭希涑蘭臺輯

史記

宋景公時。熒惑守心。心。宋之分野也。景公憂之。司星子韋曰。可移於相。景公曰。相。吾之股肱。曰。可移於民。景公曰。君者待民。曰。可移於歲。景公曰。歲。饑民困。吾誰爲君。子韋曰。天高聽卑。君有君人之言。三熒惑宜有動。於是候之。果徙三度。宋世家。

魯桓公如齊。齊襄公使力士彭生拉殺魯桓公。而殺彭生以謝魯。十二年。襄公獵沛邱。見彘。從者曰。彭生公怒射之。彘人立而啼。公懼。墜車傷足。公孫無知等聞公傷。乃作亂。齊世家。

狐突之下國。遇太子申生。申生與載而告之曰。夷吾無禮。余得請於帝。將以晉與秦。秦將祀余。狐突對曰。臣聞神不食非其宗。君之祀毋乃絕乎。君其圖之。申生曰。諾。吾將復請帝。後十日。新城西偏。將有巫者見我焉。許之。遂不見。及期而往。復見申生。告之曰。帝許罰有罪矣。弊於韓。惠公六年。秦伐晉。合戰韓原。秦獲晉侯以歸。晉世家。

衛鞅好刑名。執秦政。封於商。定變法之令。民有言令不便者。或有言令便者。盡遷於邊城。公子虔犯約。剽之。公子虔之徒。告商君欲反。發吏捕商君。商君亡。欲止客舍。舍人曰。商君之法。舍人無驗者坐之。商君歎。

曰嗟乎爲法之弊一至此哉去之魏不受內之秦秦人車裂以徇商君傳

秦將武安君白起累戰有功其後秦王使武安君攻邯鄲武安君稱病不行秦王怒賜之劍令自裁武安君引劍將自剄曰我何罪於天而至此哉良久曰我固當死長平之戰趙卒降者數十萬人我詐而盡坑之是足以死遂自殺白起傳

按夷堅志載江南民陳氏女年十七素不知書得病臨絕忽語人曰我秦將軍白起也爲生時殺人七十萬在地獄受無量苦近始得復人身然只世世作女人壽不許過二十歲今日之死亦命也夫言畢而歿然則史書所載特其現生較著者耳

陳涉反秦使王翦之孫王離擊趙圍趙王及張耳鉅鹿城或曰王離秦之名將也今將彊秦之兵攻新造之趙舉之必矣客曰不然夫爲將三世者必敗必敗者何也以其所殺伐多矣其後受其不祥今王離已三世將矣居無何項羽救趙擊秦軍果虜王離王翦傳

呂氏妬戚夫人有寵遂酖其子趙王如意而殺戚夫人後呂后過軹道見物如蒼犬據后掖忽弗復見卜之云趙王如意爲祟呂后遂病掖傷未幾崩呂后本紀

陳丞相平佐高祖定天下多出奇計封曲逆侯嘗曰吾多陰謀是道家之所禁吾世卽廢亦已矣終不能復起以吾多陰禍也其嗣何坐罪國除曾孫陳掌以衛氏親貴戚願得續封然終不得陳丞相世家

魏其侯竇嬰武安侯田蚡俱漢外戚時灌夫亦倚魏其而列封侯及魏其罷政武安爲丞相使人請魏其

城南田。魏其大望曰。老僕雖棄。將軍雖貴。甯可以勢奪乎。時灌夫聞。怒罵使者。武安由此大怨灌夫。魏其元光四年。武安取燕王女爲夫人。詔召列侯宗室往賀。武安勅灌夫罵坐不敬。誅灌夫族。魏其銳身爲救。亦棄市。其春。武安侯病。專呼服謝罪。使巫視鬼者視之。見魏其灌夫共守。欲殺之。竟死。魏其武安傳。

李廣爲漢將。善騎射。號曰飛將軍。然不得爵邑。嘗謂望氣王朔曰。諸將材能不及中。以軍功取侯者數十人。廣不爲後人。然無尺寸之功。以得封侯者。何也。豈吾相不當侯乎。且固命也。朔曰。將軍自念。豈嘗有所恨乎。廣曰。吾爲隴西守。羌嘗反。吾誘而降者八百餘人。吾詐而同日殺之。至今大恨。獨此耳。朔曰。禍莫大於殺已降。此將軍所以不得侯者也。廣後以出征失道自殺。孫陵又以降敵族誅。李將軍傳。

王溫舒好殺伐。爲廣平都尉。捕豪猾。連坐千餘家。大者至族。小者論死。其治中尉竊猾窮治。大抵盡靡爛。其爪牙吏虎而冠。後人告溫舒姦利事。罪至族。自殺。其時兩弟及兩婚家。以各自坐他罪而族。光祿徐自爲曰。悲夫。古有三族。而王溫舒罪至同時而五族乎。楊僕傳。

漢書

霍光爲大將軍。威震海內。光妻顯。私使乳醫行毒藥。弑許后。及光子禹嗣博陸侯。繕治第宅。走馬馳逐于樂館。顯夢第中井水溢流庭下。竈居樹上。又夢大將軍謂顯曰。知捕兒不亟。下捕之。第中鼠暴多。與人相觸。以尾畫地。鴟數鳴殿前樹上。第門自壞。禹夢車騎聲正謹。來捕禹。舉家憂愁。遂謀逆。事發。禹要斬。顯及諸女昆弟皆棄市。霍光傳。

于公爲縣獄吏。郡決曹決獄平。郡中爲之立生祠。東海有孝婦。少寡。姑欲嫁之。終不肯。姑謂鄰曰。婦亡子守寡。久累丁壯。奈何。姑後自經死。姑女告吏。婦殺我母。吏治誣服。于公心知婦冤。爭之弗得。乃抱其具獄。哭於府上。辭疾去。太守竟論殺孝婦。郡旱三年。後太守至于公。請祭孝婦冢。表其墓。天立大雨。時公閭門壞。父老共治之。公曰。少高大門閭。使容駟馬高蓋車。吾治獄多陰德。未嘗有所冤。子孫必有與者。子定國果爲丞相。孫永爲御史大夫。封侯傳世。于定國傳。

武帝時。丙吉爲廷尉監。受詔治巫蠱郡邸獄。時皇曾孫亦就繫。吉見而憐之。擇護厚女徒。令保養之。望氣者言長安獄中有天子氣。上令被繫者皆殺之。吉閉門拒使者不納。曰。皇曾孫在。他人無辜死者猶不可。况親曾孫乎。使者還報。帝悟曰。天使之也。因赦天下郡邸獄。繫者獨賴吉得生。恩及四海矣。及宣帝立。吉絕口不道前恩。會掖庭宮婢自陳有阿保之功。詞引丙吉。上始知吉有舊恩。而終不言。大賢之。封爲博陽侯。臨當封。吉疾病。上憂吉疾不起。夏侯勝曰。此未死也。臣聞有陰德者。必享其樂。以及子孫。今吉未獲報而疾甚。非其死疾也。病果愈。乃受侯封。未幾拜丞相。丙吉傳。

宋陸務觀舊聞云。宣和末。蔡京病篤。人皆謂必死矣。獨晁冲之叔用曰。此未死也。此老敗壞至此。若使冥然死。牖下備極哀榮。豈復有天道哉。果不死。至儋州之竄。死於潭。是則有陰德者。不死可慶。有陰禍者。不死可懼也。

王尊爲東郡太守。河水盛溢。泛浸瓠子金隄。老弱奔走。尊祀水神河伯。請以身填金隄。因止宿。廬居堤上。

吏民數千萬人。爭叩頭救止尊。尊終不肯去。及水盛隄壞。惟一主簿泣在尊旁。立不動。而水波稍却。迺還。吏民奏其狀。加秩賜金。王尊傳。

嚴延年爲涿郡太守。後遷河南。巧爲獄文。所欲誅殺。奏成手中。奏可。論死。奄忽如神。冬月論囚。流血數里。號曰屠伯。其母從東海來。欲從延年臘。到雒陽。適見報囚。母大驚。便止都亭。不肯入府。延年出至都亭謁母。母閉閣不見。延年免冠頓首閣下。良久。母乃見之。因數責延年。幸得備郡守。專治千里。不聞仁愛教化。全安愚民。顧多刑殺人。欲以立威。豈爲民父母意哉。延年服罪。重頓首謝。因自爲御歸府舍。母畢正臘。謂延年。天道神明。人不可獨殺。我不意當老。見壯子被刑戮也。行矣。將去。汝東歸掃除墓地耳。遂去歸郡。後歲餘。延年果以不道棄市。東海莫不賢智其母。嚴延年傳。

史載諸酷吏。罕有良死者。重則夷族。輕則自裁。此亦感應之大彰明較著者矣。故曰。殺人之父。人亦殺其父。殺人之兄。人亦殺其兄。彼好殺人者。其與操刃而自殺者。何遠哉。今錄其尤顯著者數條。爲司刑者鑒。其他可推類而知矣。

王翁孺爲武帝繡衣御史。逐捕魏郡羣盜。堅盧等黨。與及吏畏懦。逗遛當坐者。翁孺皆縱不誅。他部御史暴勝之等。奏殺二千石。誅千石以下。及通行飲食坐連及者。大部至斬萬餘人。翁孺以奉使不稱免。歎曰。吾聞活千人有封子孫。吾所活者萬餘人。後世其興乎。翁孺子禁。生女政君。爲孝元皇后。禁封陽平侯。元

后傳

後漢書

鄧禹爲將軍時。赤眉所過殘掠。禹行師有紀。所至輒停車駐節以勞來之。父老童穉。垂髮戴白。滿其車下。莫不感悅。禹嘗曰。吾將百萬之衆。未嘗妄殺一人。後世必有興者。禹子訓。建初三年。拜謁者。時修滹沱石。曰。河欲令通漕。吏人苦役。連年無成。轉運所經。沒溺死者不可勝算。訓知大功難立。具以上言。遂罷其役。更用驢輦。歲全活數千人。訓弟陔。言常聞活千人者。子孫有封。天道可信。家必蒙福。訓女爲和帝后。鄧氏子孫累世貴寵。和熹。鄧皇后。鄧禹。鄧訓傳。

陰子方至孝。有仁恩。臘日晨炊。而竈神形現。子方再拜受慶。自是以後。暴至巨富。子方嘗言。我子孫必將疆大。至其孫識。拜執金吾。陰氏侯者凡四人。陰識傳。

按酉陽雜俎曰。竈神姓張名單。夫人字卿忌。有六女。皆名察洽。常以月晦日上天。白人罪狀。大者奪紀。小者奪算。故爲天帝督使。下爲地精。其屬神有天帝孀孫。天帝大夫。天帝都尉。天帝長兄。礪上童子。突上紫官君。太和君。玉池夫人等。其說與感應篇相孚合。

長沙有孝子古初。遭父喪未葬。鄰人失火。初匍匐上。以身扞火。火爲之滅。郭俾傳。

蔡順以至孝稱。少孤。養母。常出求薪。有客卒至。母望順不還。迺噓其指。順卽心動。棄薪馳歸。跪問其故。母曰。有急客來。吾噓指以悟汝耳。母終未及葬。里中災。火將逼其舍。順抱扶棺柩。號哭叫天。火遂越燒他室。

順獨得免。周鑿傳。

宋均爲九江太守。郡多虎暴。前吏募設檻穽。而猶多傷害。均到下記屬縣曰。虎爲民害。咎在殘吏。勞動張捕。非優恤之本。其務去姦貪。思進忠善。可一去檻穽。除削課制。其後虎相與東游渡江。中元。中山。陽楚。沛。多蝗。其飛至九江界者。輒東西散去。由是名稱遠近云。宋均傳

何比干爲汝陰縣獄吏。決曹掾。平活數千人。後爲丹陽都尉。獄無冤囚。淮汝號曰何公。征和三年三月辛亥。天大陰雨。比干在家晝臥。夢貴客車騎滿門。覺以語妻。語未已。而門有老嫗求寄避雨。雨甚而衣履不霑。雨止。送至門。乃謂比干曰。公有陰德。而天賜君策。以廣公之子孫。因出懷中符策。狀如簡。長九寸。凡九百九十枚。以授比干曰。公子孫佩印綬者。如此算。後子孫貴顯。果如其言。何敞傳註。

陳寵爲廣漢太守。先是洛縣城南。每陰雨。常有哭聲。聞于府中。積數十年。寵聞而疑其故。使吏按行。還言世衰亂時。此下多死亡者。而骸骨不得葬。儻在於是。寵愴然矜歎。卽敕縣盡收葬之。自是哭聲遂絕。陳寵傳

楊寶九歲時。至華陰山北。見一黃雀。爲鷓鴣所搏。墜於樹下。爲螻蟻所困。寶取置巾箱中。啖以黃花。羽毛成。飛去。其夜夢黃衣童子向寶再拜曰。我西王母使者。感君愛護。持獻白玉環四枚。令君子孫潔白。位登三事。如此環。後寶生震。震生秉。秉生賜。賜生彪。四世三公。清白無比。楊震傳註

楊震性公廉。不受私謁。累官至太傅。進諫多切至。時樊豐等譖震恚望。因飲酖而死。露棺道側。順帝時。以禮改葬於華陰潼亭。遠近畢至。先葬十餘日。有大鳥高丈餘。集震喪前。俯仰悲鳴。淚下霑地。葬畢。乃飛去。

郡以狀上。帝感震之枉。詔使太守丞。以中牢具祠。於是時人立石鳥象于其墓所。楊震傳

虞經爲陳國郡獄吏。案法平允。務存寬恕。冬月上其狀。每流涕隨之。嘗曰。于公高爲里門。而其子定國卒。至丞相。吾決獄六十年。雖不及于公。其庶幾乎。子孫何必不爲九卿耶。故字其孫詡曰升卿。詡官至尙書。以剛正稱。虞詡傳

虞詡臨終。謂其子恭曰。吾事君直道。行己無愧。所悔者爲朝歌長時。殺賊數百人。其中何能不有冤者。自此二十餘年。家門不增一口。斯獲罪于天也。虞詡傳

司徒王允以王宏爲右扶風。李傕爲亂。欲殺允。遂收宏下廷尉。并殺之。宏素與司隸校尉胡种有隙。及宏下獄。种遂迫促殺之。宏臨命。詬曰。胡种樂人之禍。禍將及之。种後眠。輒見宏以杖擊之。因發病。數月死。王允傳

董卓旣伏誅。暴尸市中。脂流於地。守尸吏然火置卓臍中。光明達曙。及卓部將李傕等入長安。葬董卓於郿。葬日。大風雨。霆震卓墓。流水入藏。漂其棺木。董卓傳

上虞有寡婦。至孝養姑。姑壽終。夫女弟先懷嫌忌。乃誣婦鳩母。列訟縣庭。郡不加尋察。婦竟冤死。自是郡中連旱二年。禱請無所獲。後太守殷丹到官。訪問其故。郡戶曹吏孟嘗具陳寡婦冤誣之事。因曰。昔東海孝婦感天致旱。于公一言。甘澤時降。宜戮訟者以謝冤魂。庶幽枉獲申。時雨可期。丹從之。卽刑訟女。而祭婦墓。天應時澍雨。穀稼以登。孟嘗傳

劉昆除江陵令時。縣連年火災。昆輒面火叩頭。多能降雨止風。後爲宏農太守。先是崤驛道多虎災。行旅不通。昆爲政三年。仁風大行。虎皆負子渡河。帝聞而異之。徵拜光祿勳。詔問昆曰。前在江陵。反風止火。後守宏農。虎北渡河。行何德政而致是事。昆對曰。偶然耳。帝歎曰。此長者之言也。命書諸策。劉昆傳

周暢性仁慈。爲河南尹。永初二年夏。旱久禱無應。暢因收葬洛陽傍客死骸骨。凡萬餘人。應時澍雨。歲乃

豐稔。周嘉傳

王恂嘗詣京師。於空舍中見一書生疾困。愍而視之。書生謂恂曰。我當到洛陽而被病。命在須臾。腰下有金十斤。願以相贈。死後乞藏骸骨。未及問姓名而命絕。恂鬻金一斤。營殯葬。餘金悉置棺下。人無知者。後數年。縣使恂爲亭長。初到之日。有馬馳入亭中而止。俄大風飄一繡被墮恂前。卽言之於縣。縣以歸恂。後乘馬到額縣。馬奔走牽恂入他舍。主人見而喜曰。今擒盜矣。問恂何由得馬。恂具言其狀。并及繡被。主人曰。向吾家被。隨旋風與馬俱亡。卿何陰德而致此二物。恂自念有葬書生事。因說之。并道書生形貌。及埋金之處。主人驚慟曰。是吾子也。姓金名彥。前往京師。不知所在。何意卿乃葬之。大恩未報。天以此彰卿德耳。因與恂俱迎彥喪。餘金具存。恂由是顯名。王恂傳

王恂除郿令。到官。至鰲亭。亭長曰。亭有鬼不可宿也。恂曰。仁勝凶邪。德除不祥。何鬼之避。卽入亭止宿。夜中聞女子稱冤之聲。恂曰。有何枉狀。可前求理乎。女子曰。無衣不敢進。恂投衣與之。女子乃前訴曰。妾夫爲涪令之官。過宿此亭。亭長無狀。賊殺妾家十餘口。埋在樓下。悉取財貨。恂問亭長姓名。女曰。卽今門下

遊徼者也。怵曰：當爲汝理此冤。因解衣于地，忽然不見。明旦召遊徼詰問，具服罪，卽收繫及同謀十餘人，悉服辜，遣吏送其喪歸鄉里，亭遂清安。同前

戴封爲西華令，汝潁有蝗災，獨不入西華界。時督郵行縣，蝗忽大至，督郵其日卽去，蝗亦頓除。一境奇之。其年大旱，封禱請無獲，乃積薪坐其上，以自焚。火起而大雨暴至，於是遠近歎服。戴封傳

諒輔爲廣漢郡五官掾，時夏大旱，太守自出祈禱山川，連日而無所降。輔乃自暴庭中，慷慨咒曰：輔爲股肱，不能進諫納忠，薦賢退惡，和調陰陽，承順大意，至令天地否隔，萬物焦苦，百姓喁喁，無所訴告，咎盡在輔。今郡太守改服責己，爲民祈福，精誠懇到，未有感徹。輔今敢自祈請，若日中不雨，乞以身塞無狀。於是積薪柴，聚芟茅，以自環，搆火其傍，將自焚焉。未及日中時，而天雲晦合，須臾澍雨，一郡霑濡，世以此稱其志誠。諒輔傳

許楊建武中，汝南太守鄧晨，署爲郟水掾，使修鴻郟陂。楊因高下形勢，起塘四百餘里，百姓得其便。累歲大稔，時豪右大姓譖楊受取賕賄，晨遂收楊下獄，而械輒自開，獄吏恐遽，白晨，晨驚曰：果濫矣。太守聞忠信可以感靈，今其效乎。卽夜出楊，遣歸。時天大陰晦，道中若有火光照之，時人異焉。後以病卒，晨爲楊起廟，百姓思其功績，皆祭祀之。許楊傳

公沙穆爲宏農令，縣界有螟蟲食稼，百姓惶懼。穆乃設壇謝曰：百姓有過，罪穆之由，請以身禱。於是暴雨旣霽，而螟蟲自銷，百姓稱曰神明。公沙穆傳

許升妻呂氏字榮遭寇賊欲犯之曰從我則生不從我則死榮曰義不以身受辱遂殺之是日疾風暴雨雷電晦冥賊惶懼叩頭謝罪乃殯葬之吳許升妻傳

三國志

魏皇甫謐夢至洛陽自廟出見車騎甚衆以物呈廟云謐大將軍曹爽寤而以告邑人邑人曰君欲作曹人之夢乎朝無公孫疆如何且爽兄弟典重兵又權尙書誰敢謀之謐曰爽無叔振鐸之請苟失天機則離矣何恃於彊昔漢之閻顯倚母后之尊權國威命可謂至重矣閹人十九人一旦尸之況爽兄弟乎已而爽果爲司馬宣王所誅曹爽傳註

管寧客居遼東時避難者皆來就之與居井汲者多爭先鬪鬪寧乃多買器分置井旁汲以待之來者各自悔責鄰有牛暴寧田者寧爲牽牛著涼處牧之牛主大慚是以左右無鬪訟之聲及歸海中遇暴風船及沒惟寧乘船自若時夜風晦冥莫知所泊望見有火光趨之得島島無居人又無火燼人咸異焉以爲神光之佑也積善之應也管寧傳註

魏游殷爲郡功曹與司隸校尉胡軫有隙軫誣構殺殷殷死月餘軫得疾患自說伏罪伏罪游功曹將鬼來遂死張既傳註

魏王凌都督揚州軍事司馬宣王既誅魏大將軍曹爽凌以帝幼制於強臣謀逆立楚王以興曹氏爲人所發宣王自將中軍討凌先下詔赦罪又爲書喻凌而以大軍逼之凌乃乘船出迎宣王遣步騎六百人

送凌還京都。凌到項，見賈逵祠在水側。凌呼曰：「賈梁道王凌固忠於魏之社稷者，惟爾有神知之。」遂飲藥死。其年八月，宣王有疾，夢凌達爲厲，甚惡之。遂薨。王凌傳註。

管輅父爲利漕，利漕民郭恩兄弟三人皆得蹙疾，使輅筮其所由。輅曰：「卦中有君本墓，墓中有女鬼，非君伯母當叔母也。昔饑荒之世，當有利其數升米者，排著井中，嘖嘖有聲，推一大石下破其頭，孤魂冤痛，自訴於天。於是恩涕泣伏罪。」管輅傳註。

吳孫策旣殺于吉，每獨坐，彷彿見吉在左右，甚惡之。旣而治創方差，引鏡自照，見吉在鏡中，顧而弗見，如是再三，因撲鏡大叫，須臾而死。孫策傳註。

孟宗母嗜筍，冬節將至，時筍尙未生，宗入竹林哀歎，而筍爲之出，得以供母，皆以爲至孝所感。孫皓傳註。吳軍師張悌，帥衆禦晉軍，時有臨海松楊人柳榮，從悌出征，病死船中。二日，軍已上岸，無有理之者。忽大呼，言人縛軍師，人縛軍師，遂活。人問其故，榮曰：「上天北斗門下卒見人縛張悌，意中大愕，不覺大呼，言何以縛張軍師。門下人怒榮，叱逐去，便甦。其日，悌戰死。」同前。

吳程普領江夏太守，盪寇將軍，殺數百人，皆使投火，卽日病癘死。程普傳註。

吳陸機及弟雲，並以文章見重于時。吳亡，入晉，爲孟超等所譖，俱被殺。初，機雲父抗爲吳都護，其克步闡也，誅及嬰孩，識道者尤之。曰：「後世必受其殃。」及機之誅，三族無遺。陸抗傳。

吳孫峻構諸葛恪于吳王，殺之。峻遂遷丞相大將軍，後峻夢爲恪所擊，遂恐懼發病死。孫峻傳。

鄧芝出征，見猿緣山，手射中之。猿拔其箭，卷木葉塞其創。芝曰：「噫！吾違物之性，殆將死矣。」俄卒。五行志：物之翔於空，擾於原，相忘於江湖，皆其性也。順物之性，不忍有所傷，而生生之機，豈于無盡矣。反此則不祥。南史：齊宗室敏好射雉，以張弩損腰死。北史：崔鑣走馬從禽，髮挂木而死。以鄧芝之言觀之，所以致此者有由矣。好殺者無乃自促其生乎？

王祥少有至性，繼母朱氏不慈，每使掃除牛下。祥孝事愈恭，父母有疾，衣不解帶，湯藥必躬嘗。母嗜魚鮓，會冰凍不可得，祥解衣將剖水求之。冰忽自解，雙鯉躍出。母又思黃雀炙，復有雀數十飛入其幙，遂取以奉母。鄉里驚歎。祥後母弟覽亦具至性，愛兄甚篤。年數歲，見祥被母楚，輒涕泣抱持。甫成童，每諫其母，母虐爲之稍減。母屢以非理使祥，覽輒自與分勞。又虐使祥婦，覽婦輒趨而與俱。母患之爲止。其後呂虔贈祥一劍，云：「佩者至三公。」祥後拜太保，封睢陵公。年八十五將卒，以劍授覽，曰：「汝後必興，足稱此刀。」覽官光祿大夫。其後奕世多賢才，興於江左矣。王祥王覽傳

賈充善便佞，怙寵無忌，嘗伐吳，屯軍項城，忽失充所在。時帳下都督周勤方晝寢，見百餘人，錄充引入一徑，勤驚覺，聞失充，乃尋夢中徑道往求之。見充行至一府舍，侍衛甚盛，府公南面坐，聲色俱厲，謂充曰：「亂吾家事者，爾與荀勗。旣惑吾子，又亂吾孫，間使任愷黜汝而不去，又使庾純詈汝而不改。今吳寇當平，汝方表斬張華，若不悛慎，當旦夕加罪。」充叩頭流血，公曰：「汝所以延日月享名位者，是衛府之勳耳。終當使

系嗣死於鐘籛之間。大子斃於金酒之中。小子困於枯木之下。苟勗亦宜同然。但其先德稍濃。故報在汝後。數世之外。國嗣亦替。言畢吐去。充忽忽歸營。顏色憔悴。性理昏喪。經日始復。惠帝末。充嗣孫謐。遭趙王倫之難。果斬於鐘下。長女賈后服金酒死。少女賈午。竟用大杖終。悉如神言。賈充傳。

阮瞻執無鬼論。自以爲此理足以辨正幽明。忽有一客通名詣瞻。寒溫畢。聊談名理。客甚有才辨。瞻與之言鬼神之事。反覆甚苦。客不能辨。作色而起。曰。鬼神古今聖賢所共傳。君何得言無。即僕便是鬼。於是變爲異形。須臾消滅。瞻意色大惡。未幾便卒。阮瞻傳

按北齊書載杜弼嘗與邢邵論死生理。邵以爲神人在人。猶光之在燭。燭盡則光窮。人死則神滅。弼曰。燭則因質生光。質大光亦大人。則神不係形。形小神不小。故仲尼之智。必不短於長狄。孟德之雄。乃遠奇於崔琰。邵理屈而止。又隋書載李士謙善談元理。嘗有一客在坐。不信佛家報應之義。以爲外典無聞焉。士謙喻之曰。積善餘慶。積惡餘殃。豈非休咎之應耶。佛經曰。輪迴五道。無復窮已。此則賈誼所言。千變萬化。未始有極。忽然爲人之謂也。佛道未東。而賢者已知其然矣。至若鯨爲黃熊。杜宇爲鶡鳩。褒母爲龍。牛哀爲獸。君子爲鵠。小人爲猿。彭生爲豕。黃母爲鼃。宣武爲龜。鄧艾爲牛。徐伯爲魚。鈐下爲鳥。書生爲蛇。羊祜前身李家之子。此非佛家變受異形之謂耶。客曰。邢子才云。豈有松柏後身變爲栲櫟。士謙曰。此不類之談也。變化由心而作。木豈有心乎。客不能難而止。附識于此。昧幽明之理者。觀此可釋然矣。

王坦之與沙門竺法師甚厚。每共論幽明報應。便約先死者當報其事。後別經年。師忽來云。貧道已死。罪福皆不虛。惟道勤修道德。可以升濟神明耳。坦之尋亦卒。王坦之傳。

孔愉嘗行經餘不亭。見籠龜於路者。愉買而放之溪中。龜中流左顧者數四。後以討華軼功。封餘不亭侯。印工鑄侯印。而印龜左顧三鑄如初。印工以告。愉悟乃佩焉。愉後爲鎮軍將軍。孔愉傳。

武昌軍人有於市買得一白龜。長四五寸。養之漸大。放之江中。及郟城戰敗。溺死者六千人。養龜者被鎧持刀。投於水中。如覺墮一石上。視之。乃先所養白龜。長五六尺。送至東岸。遂得免焉。毛寶傳。

殷仲堪遊於江濱。見流棺。接而葬焉。旬日間。門前之溝忽起爲岸。其夕有人通仲堪云。感君之惠。無以報也。仲堪因問門前之岸。是何祥乎。對曰。水中有岸。其名爲洲。君將爲州矣。言終而沒。未幾。果爲荊州刺史。殷仲堪傳。

許孜二親沒。哀毀骨立。杖而能起。建墓于東山。躬自負土。宿墓所。列植松柏。時有鹿犯其松栽。孜悲歎曰。鹿獨不念我乎。明日忽見鹿爲猛獸所殺。置于所犯栽下。孜悵惋不已。乃爲作家。埋於隧側。猛獸卽於孜前自撲而死。孜益歎息。又取埋之。自後樹木滋茂。而無犯者。人號其居爲孝順里。許孜傳。

顏含兄病。躬親侍養。足不出戶。及親旣終。兩兄繼沒。次嫂因疾失明。含課勵家人。盡心奉養。每日自嘗省藥饌。察問息耗。醫方須鬚蛇膽。而尋求弗得。含憂歎累時。晝獨坐。忽有一青衣童子。年可十三四。持一青囊授含。開視乃蛇膽也。童子遂巡出戶。化爲青鳥飛去。得膽藥成。嫂病卽愈。由是著名州郡。顏含傳。

劉殷七歲喪父。哀毀過禮。曾祖母王氏盛冬思堇而不言。食不飽者一旬矣。殷怪而問之。王言其故。殷時年九歲。乃于澤中慟哭曰。殷罪釁深重。幼丁艱罰。王母在堂。無旬月之養。殷爲人子。而所思無獲。皇天后土。願垂哀愍。聲不絕者半日。忽若有人云。止。止聲。殷收淚視地。便有堇生焉。因得斛餘而歸。食而不減。至時堇生。乃盡。又嘗夜夢。神人謂之曰。西籬下有粟。寤而掘之。得粟十五鍾。銘曰。七年粟百石。以賜孝子劉殷。自是食之。七載方盡。劉殷傳。

王延九歲喪母。繼母卜氏。遇之無道。延事母彌勤。卜氏嘗盛冬思生魚。勅延求而弗獲。杖之。延尋汾叩凌而哭。忽有一魚。長五尺。湧出水上。延取以進母。卜氏食之。積日不盡。於是心悟。撫延如己生。王延傳。

何琦丁母憂。居喪泣血。杖而後起。停柩在殯。爲鄰火所逼。烟焰已交。家乏僮使。計無從出。乃匍匐撫棺號哭。俄而風止火息。堂屋一間免燒。其精誠如此。何琦傳。

鄧攸字伯道。遇亂負妻子逃。擔其兒及其弟子綏以行。攸度不能兩全。謂妻曰。吾弟已亡。唯有一息。止應棄吾兒耳。幸而得存。吾後當有子。妻泣而從之。乃棄之。其子朝棄而暮追及。明日攸繫之於樹而去。後妻不復孕。納妾亦無子。鄧攸傳。

攸旣無嗣。時人語曰。天道無知。使鄧伯道無兒。何識之闇也。晉書本傳論曰。攸棄子存姪。若力所不能。自可割情忍痛。何至預加徽纆。絕其奔走者乎。斯豈慈父仁人之用心也。卒以絕嗣宜哉。勿謂天道無知。此乃有知矣。允哉此論。夫天之生物。仁而已矣。攸以殘忍之心。冀見許於造物。而取償將來。其可得。

乎。

王敦爲侍中。大將軍。粗立功業。威權莫貳。遂欲專制朝廷。因帝信用劉隗。刁協。於是率衆攻石頭。害刁協。周顛等。後敦病。見刁協乘輜車導從。瞋目令左右執之。俄而敦死。王敦傳。

桓溫官大司馬。雄武專朝。窺覬非望。多所廢誅。當時有位望者。莫不戰懼。後拜高平陵。左右覺其有異。既登車。謂從者曰。先帝向遂靈見。以不述帝所言。故衆莫之知。但見將拜時。頻言臣不敢而已。又問左右。殷涓形狀。答者言肥短。溫云。向亦見在帝側。初中軍將軍殷浩。既爲溫所廢死。浩子涓。頗有氣。尙遂不詣溫。故溫疑而害涓。竟不識也。及是亦見涓爲祟。因而遇疾死。桓溫傳。

諸葛長民督豫揚六郡軍事。驕縱貪侈。所在殘虐。長民夜眠中。輒驚起跳踉。如與人相打。云見一物甚黑。而有毛脚。奇健。非我無以制之。一月中。輒十數夜如是。柱及椽桷間。悉見有蛇頭。擣衣杵。相與語。如人聲。又見巨手長七八尺。臂大數圍。未幾遂伏誅。諸葛長民傳。

史載世族將亡。往往妖異百出。不可殫紀。而長民所見鬼物。則尤降罰之較著者也。昔虢公夢神人。面白毛虎爪。覺以告史囂。囂曰。如君所言。則虜收也。天之罰神也。長民所見殆類是。

劉聰使其子粲攻南陽王模於長安。模屢敗而降。粲遂害模。聰聞之大怒。謂粲曰。天道至神。理無不報。吾恐汝不免誅降之殃也。粲後被殺。前趙載紀。

聰知天理。何以篡奪而不知懼。此特天良之偶露耳。然聰得壽終。再世而後敗者。或亦以平日尙有仁

心歟。故不以人廢之。

趙染事劉聰爲將軍。寇長安時累敗。大都督麴允索繃。東討染。染狃于累捷。有輕繃之色。長史魯徽曰。王畿雄劣不同。將軍宜整陣按兵以擊之。弗可輕也。染弗聽。晨率精騎數百馳出迎之。敗績而歸。悔曰。吾不用魯徽之言。以至此。何面見之。於是斬徽。徽臨刑謂染曰。死者無知則已。若其有知。當訴將軍於地下。使不得伏牀枕而死。及染寇北地。夢徽大怒。引弓射之。驚悸而寤。旦將攻城。中弩而死。前趙載紀

徐義爲慕容永所獲。械埋其足。將殺之。義誦觀世音經。至夜中十開械。脫于重禁之中。若有人導之者。遂奔得脫。前秦載紀

姚萇與兄襄同降苻堅。後萇叛堅。執堅而縊之。及萇疾。夢堅將天官使者鬼兵數百突入營中。萇懼走入宮。宮人迎萇刺鬼。誤中萇。陰鬼相謂曰。正中死處。拔矛出血石餘。寤而驚悸。遂患陰腫。醫刺之。出血如夢。萇乃狂言。或稱臣。或稱萇。殺陛下者。兄襄。非萇之罪。願不枉臣。遂死。後秦載紀

李壽僭位。以左僕射蔡興爲誹謗。誅之。右僕射李嶷亦以直言被殺。壽疾篤。常見興等爲祟。遂死。後蜀載紀

傅曜爲張掖郡督郵。考覆屬縣。邱池令尹興殺之。投諸空井。曜見夢于呂光曰。臣張掖小吏。邱池令尹興。賊狀狼籍。懼臣言之。殺臣。投南亭空井中。臣衣服形狀如是。光寤而猶見。久之乃滅。遣使覆之。如夢。遂殺興。後涼載紀

謝述兄純在江陵遇害。述奉喪還都。值暴風。純喪舫流漂。不知所在。述乘小船尋求之。純妻庾遣人謂述曰。風波如此。小郎去必無及。甯可存亡俱盡耶。述號泣答曰。如已致意外。述亦無心獨存。因冒浪而進。見純喪幾沒。述號叫呼天。幸而獲免。咸以爲精靈所致也。謝述傳。

王元謨北征。戰敗。主將蕭斌將殺之。沈慶之固諫。斌乃止。初元謨始將見殺。夢人告曰。誦觀音經千遍則免。既覺。誦之。且得千遍。明日將刑。誦之不輟。忽傳呼停刑。遣代守碣磔。遂免。王元謨傳。

王彭少喪父母。家貧無以營葬。晝則傭力。夜則號感。鄉里哀之。乃各出夫力。助作塋。塋須水。而天旱。穿井數十丈。不得泉。墓處去淮五里。荷擔遙汲。困而不周。彭號天自訴。一旦大霧。霧歇。塋竈前忽生泉水。鄉鄰助之者。並嗟神異。縣邑近遠悉往觀之。葬竟。水便竭。太守上其事。表其里爲通靈里。王彭傳。

齊書

蕭謨助明帝弑鬱林王。殺高武諸王。後帝深相疑阻。謨恆懷怨望。上遣左右莫智明數謫罪。賜之死。謨謂智明日。天去人亦復不遠。我與至尊殺高武諸王。是卿傳語來去。今死還取卿矣。謨被殺。至秋而智明死。見謨爲崇。蕭謨傳。

盧度少隨張永北侵魏。永敗。魏人追急。阻淮水不得過。度心誓曰。若得免死。從今不復殺生。須臾見兩楮流來。按之得度。後隱居山中。鳥獸隨之。夜有鹿觸其壁。度曰。汝壞我壁。鹿應聲去。屋前有池。養魚。皆名呼。

之次第來取食去。逆知死年月。與親友別。顧歡傳。

劉虬。宋大始中爲當陽令。罷官歸。其後屢徵不起。家居衣麤布衣。禮佛長齋。注法華經。自講佛義。齊建武二年冬病。正晝有白雲徘徊檐戶間。又有香氣及磬聲。是日卒。劉虬傳。

梁書

宗室秀爲郢州刺史。先是夏口常爲兵衝。露骸積骨于黃鶴樓下。秀祭而埋之。一夜夢數百人拜謝而去。安成王秀傳。

宗室恢有孝性。初鎮蜀。母費太妃在都。不豫。恢未之知。一夜忽夢還侍疾。及覺憂惶廢寢食。俄而都信至。太妃已瘳。後又目有疾。久廢視瞻。有北渡道人慧龍得治眼術。恢請之。既至。空中忽見聖僧。及慧龍下。鍼豁然開朗。咸謂精誠所致。鄱陽王恢傳。

傅昭爲信武將軍。安成內史。安成自宋以來兵亂。郡舍號凶。及昭爲郡。郡內人夜夢見兵馬鎧甲甚盛。又聞有人云。當避善人。軍衆相與騰虛而去。夢者驚起。俄而疾風暴雨。倏忽總至。數間屋俱倒。卽夢者所見軍馬踐踏之所也。自是郡舍遂安。咸以爲昭正直所致。昭所莅官。常以清靜爲政。居朝廷無所請謁。不畜私門生。不交私利。傅昭傳。

陸襄母猝患心痛。醫方須三升粟漿。是時冬月。日又逼暮。求索無所。忽有老人詣門。貨漿量如方劑。始欲酬直。無何失之。陸襄傳。

褚翔爲豫章太守。潔己省繁苛。去浮費。郡之西亭有古樹。積年枯死。翔至郡。忽更生枝葉。百姓以爲善政所感。翔少有孝性。爲侍中時。母疾篤。請沙門祈福。中夜忽見戶外有異光。又聞空中彈指。及曉。疾遂愈。褚翔傳。

滕曇恭年五歲。母患熱。思食寒瓜。土俗所不產。曇恭歷訪不得。銜悲殊切。俄遇見一沙門。謂曰。吾有兩瓜。分一相遺。還以贈其母。舉室驚異。尋訪沙門。莫知所在。及父母卒。哀慟嘔血。蔬食終身。其門外有冬生樹二株。忽有神光自樹而起。俄見佛像。及來侍之儀。容光顯若。自門而入。曇恭家人大小咸共禮拜。久之乃滅。滕曇恭傳。

庾黔婁爲孱陵令。父易在家遘疾。黔婁忽心驚。舉身流汗。棄官歸。時易疾始二日。醫云。欲知差劇。但嘗糞苦甜。黔婁輒取嘗之。味甜。心逾憂苦。至夕。每稽顙北辰。求以身代。俄聞空中有聲曰。徵君壽命已盡。不復可延。汝誠禱既至。得申至月末。至晦而易果亡。庾黔婁傳。

韓懷明母患尸疰。每發輒危殆。懷明於星下稽顙祈禱。時寒甚。忽聞香氣。空中有人曰。童子母須臾便差。無勞自苦。未曉而母平復。鄉里以此異之。韓懷明傳。

庾沙彌官會稽。丁母憂。喪還都。濟浙江中。流遇風。舫將覆沒。沙彌抱柩號哭。俄而風靜。蓋孝感所致。庾沙彌傳。

江紆幼有孝性。父蒨患眼。紆侍疾將期月。衣不解帶。夜夢一僧云。患眼者飲慧眼水必差。蒨遂捨宅爲寺。

請敕賜名。卽曰慧眼。及寺成。泄故井。井水清冽。異於常泉。依夢取水洗眼。遂差。江蘇傳。

劉霽母明氏。寢疾。霽年已五十。衣不解帶者七旬。誦觀世音經數萬遍。夜夢一僧謂曰。夫人算盡。君精誠篤至。當延數旬耳。後六十餘日乃亡。居喪廬墓。有雙白鶴翔於廬。劉霽傳。

阮孝緒幼至孝。嘗于鍾山聽講。母忽有疾。兄弟欲召之。母曰。孝緒至性冥通。必當自到。孝緒果心驚而反。鄰里嗟異之。合藥須得生人葠。舊傳鍾山所出。孝緒躬力幽險。累日不逢。忽見一鹿前行。至一所而滅。就視果得此草。母服之遂愈。阮孝緒傳。

庾詵性託夷簡。不治產業。普通中詔爲黃門侍郎。不赴。晚年于宅內立道場禮懺。六時不輟。誦法華經。每日一遍。夜中忽見一道人自稱願公。容止甚異。呼詵爲上行先生。授香而去。中大通四年晝寢。覺曰。願公復來。不可久住。言終而卒。舉室咸聞空中唱云。上行先生已生彌陀淨域矣。庾詵傳。

梁陳之世。宗教大昌。士大夫茹齋奉法。翕然成風。然其真僞勤惰之分。相去甚遠。惟能以真實心行清淨行者。生死之際。如蟬蛻焉。此則積誠所致。非可襲而取也。子謂子夏曰。女爲君子儒。無爲小人儒。惟學佛者亦然。君子小人之辨。則誠與僞之間而已矣。可不慎歟。

劉薩阿遇疾暴亡。心下猶暖。其家未敢便殯。經十日更蘇。說云。兩吏錄向西北行。不測遠近。見十八地獄。隨報重輕。受諸楚毒。忽見觀世音語云。汝緣未盡。若得活。可作沙門。洛下齊城丹陽會稽。並有阿育王塔。可往禮敬。壽終則不墮地獄。語竟如墮高巖。忽然醒悟。因出家遊行禮塔云。海南傳。

陳書

吳明徹幼孤。性至孝。家貧無以葬。乃勤力耕種。時亢旱。苗稼焦枯。明徹哀憤。每之田中號泣。仰天自訴。居數日。有自田還者云。苗已更生。明徹疑爲給。已及往田所。竟如其言。秋而大穫。足充葬用。時有伊氏者。善占墓。謂其兄曰。君葬日必有乘白馬逐鹿者。經墳。此是最小孝子。大貴之徵。至時果有此應。明徹卽最小子也。太建中。明徹以侍中領軍北伐。至秦郡。高宗以秦郡爲明徹舊邑。詔具太牢。令拜祠上冢。時以爲榮。

吳明徹傳

王固崇信佛法。丁母憂。遂終身蔬食。夜則坐禪。晝誦佛經。嘗聘於西魏。因宴饗之際。請停殺一羊。羊於固前跪拜。又宴於昆明池。魏人以南人嗜魚。大設罟網。固以佛法咒之。遂一鱗不獲。王固傳

徐孝克性至孝。遭侯景亂。嘗鬻妻以養母。又篤信佛理。禎明元年。爲都官尙書。自晉以來。尙書官僚皆攜家屬居省。省在臺城內。下舍門中有閣道。東西跨路。通於朝堂。其第一卽都官之省。西抵閣道。年代久遠。多有鬼怪。每昏夜之際。無故有聲光。或見人著衣冠從井中出。須臾復沒。或門閣自然開閉。居省者多死亡。尙書周確卒於此省。孝克代確。便卽居之。經涉兩載。妖變皆息。時人咸以爲真正所致。孝克卒年七十三。臨終。正坐念佛。室內有非常異香。鄰里皆驚異之。徐孝克傳

阮卓父問道。隨岳陽王出鎮。遇疾卒。卓年十五。自都奔赴。水漿不入口者累日。屬侯景之亂。載柩還都。在路遇賊。卓號哭自陳。賊哀而不殺。過蠡湖。中流遇疾風。船幾沒者數四。卓仰天悲號。俄而風息。人以爲孝。

感之至。阮卓傳。

南史

蕭惠明。泰始初爲吳興太守。郡界有卞山。山有項羽廟。相承云羽多處郡聽事。前後太守每避居私室。不敢上。惠明曰。烏有是哉。令盛設筵榻。廣接賓客。歷數日。忽見一人長丈餘。張弓挾矢向惠明。既而不見。因發背旬日而卒。蕭惠明傳。

按惠明從子琛。亦爲吳興太守。前後二千石。皆以輓下牛祀項王於聽事。琛遷之於廟。禁殺牛。祀則以脯代肉。後竟無恙。然則惠明之登堂設席。以私慢神也。琛之遷祀禁宰。以正服神也。君子亦持其正而已。

齊高祖欲禪宋。尙書令袁粲不從。舉兵。遂被害。有幼兒方數歲。乳母攜之投粲門。生狄靈慶。靈慶曰。吾聞出郎君者有厚賞。今袁氏已滅。汝匿之尙誰爲乎。遂抱以首。乳母號呼曰。公昔於汝有恩。故冒難歸汝。奈何。殺郎君以求利。若天地鬼神有知。我見汝滅門兒便死。兒存時常騎一大獐狗戲。死後靈慶常見兒騎狗戲。如平常。經年餘。忽有狗走入靈慶家。遇靈慶於庭。噬殺之。併噬殺其妻子。視之。卽袁郎所常騎也。袁傳。

袁昂。父顓爲宋明帝所殺。傳首建業。藏於武庫。以漆題顓名以爲誌。至元徽中。始以還其家。昂年十五。號慟。嘔血絕而復蘇。以淚洗所題漆字。皆滅。人以爲孝感。仕齊爲豫章內史。丁母憂。以喪還。江路風潮暴駭。

昂縛衣著柩。誓同沈溺。風止。餘船皆沒。惟昂船獲全。位司空。年八十卒。哀昂傳。

何點居父母憂。幾至滅性。長絕婚宦。世論以爲孝隱士。點門世信佛。招攜勝侶。及名德沙門。清言賦詠。優游自得。少時嘗患渴利。積歲不愈。後在吳中石佛寺建講。於講所晝寢。夢一道人形貌非常。授丸一掬。夢中服之。自此而差。人以爲淳德所感。何點傳。

何允通內典。隱若邪山。後遷秦望山。將築室。忽見二人著元冠。容貌甚偉。問允曰。君欲居此邪。乃指一處云。此中殊吉。忽不復見。乃依言而卜焉。未幾山發洪水。樹石皆倒拔。惟允所居室巋然獨存。常禁殺。有虞人逐鹿。鹿逕來趨允。伏不動。又有異鳥如鶴。紅色集講堂。馴狎如家禽。嘗於吳中武邱西寺內立明珠柱。柱乃七日七夜放光。初允侈於味。後去其甚者。猶食白魚。鮓。脯。糖。蟹等物。汝南周顒與允書勸令食菜。曰。變之大者無過死生。生之所重無逾性命。性命之於彼極切。滋味之在我可除。若云三生理誣。則幸矣。如使此道果然。而一往一來。生死常事。則傷心之慘。行亦自及。允遂永絕血味。允嘗疾。妻江氏夢神告曰。汝夫壽盡。既有至德。應獲延期。爾當代之。妻果得患而卒。允疾乃瘳。後年八十六。夢一神女。併八十許人行列在前。俱拜牀下。覺又見之。便命營凶具。未幾卒。何允傳。

沈約始仕齊。勸梁武受齊祚。并草禪位詔書。遂廢齊和帝。梁武卽位。欲遷帝於南海郡。沈約云。今古殊事。魏武所云。不可慕虛名而受實禍。梁武領之。於是遣使害帝。以約爲尙書僕射。一日自朝還家。未至牀。憑空頓於戶下。因病。夢齊和帝以劍斷其舌。召巫視之。巫言如夢。乃呼道士奏赤章於天。稱禪代之事不由。

己出。梁武聞之大怒，遣使譴責，約懼遂卒。齊和帝本紀、沈約傳。

齊宗室季敞，麤猛無行。高帝時爲蕭謨所獎，說故累爲郡守。在政貪穢，謨輒掩之。及謨誅，季敞啓求收謨弟誅，深加排苦。乃至手相摧辱，誅徐曰：「已死之人，何足至此？」君不憶相提拔時耶？幽冥有知，終當相報。後季敞爲廣州刺史，白日見誅將兵入城收之。少日遂爲周世雄所襲，軍敗奔山中，爲蛭所噬，慘楚備至，肉多盡而死。村人斬其首，衡陽公謨傳。

齊宗室嶷，甚爲武帝親愛。嶷沒後，忽見形於沈文季曰：「我病未應死，皇太子隱加膏中十一種藥，使我癢不差。湯中復加藥一種，使利不斷。我已訴先帝矣。」因出胸中青紙文書示文季曰：「與卿少舊，因卿呈上，俄失所出。」文季懼甚，秘不敢傳。少時太子薨，豫章王嶷傳

齊宗室鏗，三歲喪母，及有識，自悲不識母，常祈請幽冥，求一夢見。至六歲，遂夢見一女人，云是其母，鏗悲泣向舊左右說容貌衣服，皆如平時。聞者莫不歎獻，官都王鏗傳

齊宗室子懋，年七歲時，母阮淑媛病篤，請僧行道，有獻蓮花供佛者，銅罌盛水，漬其莖。子懋流涕禮佛曰：「若使阿姨因此和勝，願諸佛令華竟齋不萎。」七日齋畢，華更鮮紅，視罌中稍有根鬚，當世稱其孝感。晉安

王子懋傳

陸超之爲晉安王子懋所知，延輿問：「子懋舉兵，旣敗，或勸超之逃亡。」答曰：「死不足懼，吾若逃亡，非惟孤晉安之眷，亦恐田橫客笑人。」中護軍王元邁等以其義，欲囚將還都，超之亦端坐待命。超之門生姓周者，謂

殺超之常得賞。乃俟超之坐。自後斬之。頭墮而身不僵。元邈嘉其節。厚爲殮斂。周又助舉棺。未出戶。棺墜。政壓其頭。頭折卽死。聞者以爲有天道焉。同前。

齊宗室子罕。母嘗寢疾。晝夜祈禱。以竹爲燈。續照夜。此續宿昔枝葉大茂。母病亦愈。南海王子罕傳。

劉靈哲母嘗病。靈哲晝夜祈禱。夢黃衣老公與藥曰。可取此食之。疾可立愈。靈哲驚覺。於枕間得之。如言而疾愈。藥似竹根於齋前種。葉似薏苡。劉靈哲傳。

劉歛奉母兄以孝悌稱。寢食不離左右。意有所須。口未及言。歛已先知。母每疾病。夢歛進藥。及翌日。疾良已。其誠感如此。歛隱居求志。不娶不仕。忽有老人無因而至。謂歛曰。君心力堅猛。必破死生。但運會所至。不能久留一方耳。彈指而去。歛於是信心彌篤。俄疾卒。時有沙門寶誌遇歛於興皇寺。曰。隱居學道。清淨登仙。如此三說。劉歛傳。

梁宗室業性敦篤。爲湘州刺史。大著善政。零陵舊有二猛獸爲暴。無故相枕而死。郡人見猛獸傍一人。曰。刺史德感神明。故猛獸自斃。言訖不見。普隆中爲金紫光祿大夫。終。梁宗室業傳。

梁宗室象爲湘州刺史。湘州故多猛獸爲暴。及象任州日。四猛獸死於郭外。自此靜息。故老稱政德所感。梁宗室象傳。

梁宗室猷性倜儻。封臨汝侯。爲吳興郡守。常禱於楚王廟神。後官益州。時齊苟兒反。率衆十萬攻州城。猷兵糧俱盡。遙禱請救。是日有田老。逢一騎浴鐵從東方來。問去城幾里。曰百四十。時日已晡。騎舉稍曰。後

人來可令之疾馬欲及日破賊俄有數百騎如風而過一騎請飲田老問爲誰曰吳興楚王來救臨汝侯猷遂大破苟兒其時廟中侍衛土偶皆泥濕如汗梁宗室猷傳

瀆事鬼神非爲政之道然其感應靈異若此自非有德焉以交於神明不能也道而得神是爲逢福不其然乎

陰子春爲東莞太守時青州先有神廟爲刺史王神念所毀壞子春夜夢人通名詣謁云有人見苦破壞宅舍旣無所託欽君厚德欲憩此境子春心密記之經二日而知之甚驚以爲前所夢神因請召安置一處復夢一朱衣神謝曰得君厚惠當以一州相報經月餘魏欲襲胸山問諜前知子春設伏破之詔授南青州刺史陰子春傳

梁宗室賁當侯景反出投之專監造攻具以攻臺城常爲賊耳目時宗室會理力圖匡復與柳敬禮蕭勸密謀興兵誅侯景賁以謀告賊會理等遂被收見殺賊矯封賁爲竟陵王改姓侯氏居嘗晝臥見柳敬禮蕭勸入室殿之賁驚起乞恩俄而賊忽惡其翻覆殺之梁宗室賁勸會理傳

梁宗室偉因武帝軍東下用度不足偉取襄陽寺銅佛毀以爲錢富僧藏錮多加毒害遂得惡疾偉性多慈惠晚年亦崇信佛法然終以惡疾死南平元襄王偉傳

梁宗室恭善解吏事而性尙奢華廣營第宅酣宴終辰除雍州刺史政績有聲百姓請於城南立碑頌德詔許焉名爲政德碑是夜聞數百人大叫明旦視之碑涌起一尺恭命以大柱置於碑上使力士數十人

抑之不下。又以酒脯祭之。強抑之下。使人守視。俄而復起。守者竟不見之。恭聞而惡焉。先是武帝以雍爲邊鎮。運數州粟。以實儲倉。恭乃多取官米。還贍私宅。又典籤陳保印。侵尅百姓。後爲廬陵王所啓。罷職。梁宗室恭傳。

梁宗室脩。年十二。丁母憂。自荊州反葬。中江遇風。前後部伍多沉溺。脩抱柩長號。血淚俱下。竟得無佗。葬訖。廬墓次。山中多猛獸。至是絕迹。野鳥馴狎。棲宿檐宇。武帝嘉之。以班告宗室。後官漢中人。號慈父。時有田一頃。將秋。遇蝗。脩躬至田所。深自咎責。或請捕之。脩曰。此刺史無德所致。捕之何補。言畢。忽有飛鳥千羣。蔽日而至。瞬息之間。食蟲遂盡而去。莫知何鳥。梁宗室脩傳。

顧協除新安令。遭母喪。送喪還於峽江。遇風。同旅皆漂溺。惟協一舫觸石而泊焉。咸謂精誠所致。協自丁艱憂。遂終身布衣蔬食云。顧協傳。

庾域爲懷寧太守。罷任歸。妻子猶事井臼。白衣大布。餘俸專充供養。母好鶴唳。域所在尋求。孜孜不怠。一日雙鶴來下。論者以爲孝感所致。子子輿亦至孝。域守寧蜀。子輿隨侍。域於路感心疾。每發必叫。子輿亦悶絕。域卒。哀痛將絕。奉喪還鄉。巴東有淫預石。高出水面二十許丈。次有瞿塘大灘。時秋水猶壯。部伍至此。石猶不見。子輿撫心長叫。水忽退減。安流南下。及度。水復舊。行人爲之語曰。淫預如幘。本不通。瞿塘水退爲庾公。初發蜀。有雙鳩巢舟中。及至。又棲廬側。每聞哭泣之聲。必飛翔悲鳴。子輿欲爲父立佛寺。未有定處。夢有僧謂曰。將修勝業。嶺南原可卽營造。明旦訪之。果見標度處。所有若人功。因立精舍。庾域子輿。

傳

徐份性孝悌。父陵嘗疾篤。份燒香泣涕。跪誦孝經。日夜不息。如是者三日。陵疾豁然而愈。徐份傳。

傅緯仕陳。負才使氣。陵侮人物。爲施文慶等所譖。被收下獄。憤恚上書。極論後主過失。遂賜死獄中。緯雖強直有才。而毒惡傲慢。爲當世所疾。及死。有惡蛇屈尾來上靈牀。當前受祭醑。去而復來者百餘日。時時有彈指聲。傅緯傳。

或以緯所上書。侃侃有直臣節。且善談釋典。曾著明道論。疑惡蛇之說。或有訛傳。然緯立朝已久。不聞匡諫。徒以被收繫獄。憤恚上書。是託緯直之詞。以逞其不平之胸臆。與出自忠愛之忱者正相反。其平時毒惡傲慢可知矣。若夫釋氏之教。以柔和爲先。以增上慢爲大戒。緯此之不明。曠習方張。遽淪惡道。輪迴變化。肇於一心。豈一知半解所能抵敵哉。

邱傑年十四。遭母喪。以熟菜有味。不嘗於口。歲餘。夢母曰。死止是分別耳。何事乃爾。茶苦。汝噉生菜。遇蝦蟇毒。靈牀前有三丸藥。可取服之。傑驚起。果得一甌。甌中有藥。服之。下蝌蚪子數升。邱氏世保此甌云。邱傑傳。

孫法宗有至行。父被害海遊。法宗入海求屍。聞父子以血瀝骨。當卽潰浸。乃操刀沿海。見枯骸則剝肉灌血。十餘年。臂脛無完膚。終不能逢。遂終身衰經。常居墓所。山禽野獸。皆悉馴附。每麋鹿觸網。必解放之。償以錢物。後忽苦頭創。夜有女人至。曰。我是天使。來相謝行。創本不關。善人使者遠相及。可取牛糞汁傅之。

卽差如其言果驗。遂傳其方。一境賴之。孫法宗傳。

王虛之喪親。二十五年。鹽酢不入口。疾病著牀。忽有一人來問病。謂曰。君病尋差。俄不見。疾果差。庭中楊梅樹。隆冬三實。又每夜所居室。有光如燭。墓上橋樹。一冬再實。王虛之傳。

蕭叡明母病風。積年沉臥。叡明晝夜祈禱。時寒。淚爲之冰。忽有一人以小石函授之曰。此療夫人病。忽不見。以函奉母。函中惟三寸絹。書日月字。母服之。卽平復。於時有朱緒者無行。母病經年。忽思菹羹。緒妻到市買菹。爲羹奉母。緒曰。病復安能食。先嘗之。遂併食盡。母怒曰。我病欲此羹。汝何心併啖盡。天若有知。當令汝喫死。緒卽利血。明日而死。蕭叡明傳。

蕭嬌妻羊氏字淑禕。居父喪。哭輒吐血。母疾。淑禕中夜祈禱。忽見一人在樹下。自稱枯桑君。曰。若人無患。今泄氣在亥。西南求白石鎮之。言訖不見。明日如言而疾愈。又永興王氏女。五歲得毒病。兩目皆盲。性至孝。年二十。父死。臨尸一叫。眼皆血出。小妹娥舐其血。左目卽開。又諸暨屠氏女。父母廢疾。親戚相棄。女晝探樵。夜紡績。以供養親亡。負土成墳。忽空中有聲云。汝至性可重。山神當効驅使。汝可爲人療病。時鄰舍人有患溪蟻毒者。女試療之。卽愈。以後爲人療疾。無不驗。家產日益。蕭嬌妻羊傳。

解叔謙母有疾。叔謙夜於庭中稽顙祈禱。聞空中語云。此病得丁公藤爲酒。便差。卽訪醫家。及本草注。皆無識者。乃求訪至宜都郡。遙見山中一老公伐木。問其所用。答曰。此丁公藤能治病。療風尤驗。叔謙便拜伏流涕。具言來意。此公愴然。以四段與之。併示以漬酒法。叔謙受之。願視此人。不復知處。依法爲酒。母病

卽差。又有廬陵匡所者。有至性。隱金華山。服食不與俗人交。母病亡已經日。所奔還號叫。母卽蘇。皆以爲孝感所致。解叔謙傳。

司馬申。陳後主時爲右衛將軍。頗作威福。長應對。能候人主顏色。有忤己者。必以微言譖之。嘗晝寢於尙書下省。有烏啄其口。流血及地。時論以爲譖賢之報也。司馬申傳。

魏書

宗室壽興爲中庶子。時王顯賤。壽興嘗因事杖之。及顯有寵。誣壽興罪。遂賜死。壽興謂其子曰。吾棺中可著百張紙。筆二枚。吾欲訟顯於地下。百日內必取顯。壽興死未幾。顯尋被殺。壽興傳。

宗室太興襲爵京兆王。遇患。請諸沙門行道。所有資財。一時布施。乞求病愈。名曰散生齋。及齋後。僧皆四散。有一沙門方至。云乞齋餘食。太興戲之曰。齋食已盡。唯有酒肉。沙門曰。亦能食之。因出酒一斗。羊腳一隻。食盡。猶云不飽。辭出後。酒肉俱在。出門追之。無所見。太興遂佛前乞願。向者之師。當非俗人。若此病得差。卽捨王爵入道。未幾便愈。遂請爲沙門。詔許焉。京兆王太興傳。

宗室楨爲相州刺史。以旱祈雨於羣神。鄴城有石季龍廟。人奉祀之。楨告神像。三日不雨。當加鞭罰。請雨不驗。遂鞭像一百。是月。疽發背死。南安王楨傳。

宗室熙卽楨之孫也。每從其父英征伐。在軍貪暴。或因迎降。遂北。至有斬殺無辜。多增首級。以爲功狀。又于忠之誣郭祚。裴植也。忠意未決害之。由熙勸獎。遂至極法。及熙爲元乂所殺。識者以爲有報應焉。同上。

于忠爲侍中領軍將軍遂執朝政權傾一時尚書左僕射郭祚尚書裴植以忠權勢日盛勸高陽王雍出之忠聞之逼有司誣奏祚與植罪矯詔殺之朝野憤忿無不切齒又欲殺高陽王雍賴侍中崔光固執乃止神龜元年三月寢疾見裴郭爲祟而死于栗磾傳

崔浩非毀佛法而妻郭氏頗敬好釋典浩怒取而焚之捐灰廁中及浩以國書事獲罪詔幽浩置檻內送於城南使衛士數十人搜其上呼聲嗷嗷聞於行路宰司之被戮未有如浩者世皆以爲報應之驗崔浩傳

西方之國有聖人焉其爲教推本還原窮幽極博卽其別白因果懲惡勸善於王法亦有助焉世人狃於積習肆口詆誣自附儒者嗚呼何其愚也崔浩說魏主焚毀經像屠滅沙門卽以儒道論豈所謂有舉無廢與大德曰生之旨耶時寇謙之苦與浩爭謂浩曰卿今促年受戮滅門戶矣浩卒不聽不旋踵而殺身夷族豈足惜哉

刁肅平南將軍雍之子也雍汎施愛士恬靜寡欲篤信佛道卒年九十五肅少不拘小節長更修改嘗經篤疾幾死見神明救免言是福門之子當享長年肅拜龍驤將軍洛州刺史卒年七十六刁雍傳

裴安祖曾舍於樹下有鷲鳥逐雉雉急投之遂觸樹而死安祖愍之乃取置陰地徐徐護視良久得蘇喜而放之夜夢一丈夫衣冠甚偉著繡衣曲領向安祖再拜安祖怪問之此人云感君見放故來謝德安祖年至八十三卒裴安祖傳

李訢爲相州刺史。政頗清簡。後以事爲兵人所告。尙書李敷與訢少長相好。每左右之。或有勸敷以奏聞。敷不許。及獻文詔問訢罪狀。會敷亦爲上所嫌。有司諷以中旨誣列敷罪。訢從其言。敷坐是得罪。訢得免死。後起官。信任趙郡范櫛。倚爲腹心。櫛後希文明太后旨。告訢外叛。訢辨其無。櫛爲之證實。訢曰。爾不念余之厚德。而忍爲此不仁乎。櫛曰。公德於櫛。何若李敷之德於公。公昔忍於敷。櫛今敢不忍於公乎。訢不能對。遂伏誅。李訢傳。

高允雅信佛法。常設齋。講好生惡殺。獻文平青齊。徙其族望於代。多允姻媾。徒步造門。允散財竭產。以相贍賑。每謂人曰。吾在中書時。有陰德。濟救人命。若陽報不差。吾壽應享百年。允位至光祿大夫。隆重朝廷。當世榮之。卒年九十八。卒之前。微有不適。不寢臥。吟詠如常。高允傳。

崔挺爲光州刺史。風化大行。州治有斧山。挺於頂上。欲營觀宇。故老曰。此嶺夏秋之際。常有暴雨。迅風巖石盡落。相傳云。是龍道。恐此觀不可久立。挺不信。遂營之。數年間。果無風雨之異。挺旣代。卽爲風雹所毀。於後作復尋壞。遂莫能立。衆以爲善化所感。崔挺傳。

李彪爲御史中尉。號爲嚴酷。以姦款難得。乃爲木手。擊其脅腋。氣絕而復屬者。時有焉。及彪病。體上往往創潰。病毒備極而卒。李彪傳。

張彝爲征西將軍。冀州大中正。第二子仲瑀。上封事排抑武人。由是衆口喧喧。羽林武賈將幾千人。相率至尙書省。求其長子尙書郎始均。不獲。遂直造其第。曳彝捶撻。焚其屋宇。始均回救其父。羽林等就加殿

擊生投之於烟火中。及得尸骸，不復可識。惟以髻中小釵爲驗，葬亦尋卒。初大乘賊之亂，都督元遙討之，積尸數萬，時始均以郎中爲行臺。忿軍士以首級爲功，令檢集人首數千，一時焚爇。至於灰燼，用息僥倖。見者莫不傷心。及始均之死也，在烟炭之間，有焦爛之痛，論者推咎焉。張彜傳

韋伯昕自以才智優於裴植，常輕之。植亦疾之如讎。及伯昕爲中壘將軍，告尙書裴植謀爲廢黜。植坐死。後百餘日，伯昕亦病卒。臨亡，見植爲祟，口云：裴尙書死不獨見由，何以見怒，遂死。裴叔業傳

夏侯遷歷官華瀛二州刺史，封濮陽侯。旣卒，長子夫性好酒，居喪不戚，醇醪肥鮮不離於口。父時田園貨賣略盡，弟妹不免飢寒。初道遷知夫好酒，不欲傳授國封。後夫忽夢征虜將軍房世寶至其家聽事，與其父坐屏人密語。夫心懼曰：世寶爲官必擊我也。尋有人呼夫去，遣左右杖之二百，不勝楚痛，大叫良久乃寤。流汗徹衣。夢後二日不能言，針之乃得語，而猶虛劣。俄而心悶而死。洗浴者視其尸體大有杖處，青赤隱起數百許下。夏侯夫傳

酒禍酷矣。然罕有遭冥譴者。夫之受罰於父，何重也。夫嗜酒者神志必昏，神志昏則鬼神皆得而侮之。況徇口腹而墮堂構者乎。昔陶侃飲酒有定限，常歡有餘而限已竭，或勸少進，淒然曰：年少有酒失，慈親見約，故不敢逾。君子之守身事親可知矣。

奚康生爲相州刺史，以天旱，令人鞭石。季龍像復就西門豹祠求雨，不獲，令吏取豹舌，未幾二兒暴喪，身亦遇疾，巫以爲季龍豹之祟。奚康生傳

爾朱世隆爲尙書令。生殺自由。公行淫泆。曾晝寢。其妻奚氏忽見一人持世隆首去。奚氏驚怖就視。而世隆寢如故也。旣覺。謂妻曰。向夢人斷吾頭去。意殊不適。未幾見誅。爾朱世隆傳。

盧景裕好釋氏。通其大義。時天竺沙門道悌。每譯諸經論。輒託景裕爲之序。元象元年。河門邢摩納與景裕從。兄仲禮據鄉作逆。事敗。景裕亦繫晉陽獄。至心誦經。枷鎖自脫。後竟免。是時又有人負罪當死。夢沙門教以經。覺時。如所夢誦千遍。臨刑刃折。主者以聞。赦之。此經遂行於世。號曰高王觀世音。盧景裕傳。

吳悉達父母爲人所殺。兄弟三人年並幼小。四時號慕。悲感鄉里。及長報讎。避地永安。後欲改葬。亡失墳墓。推尋弗獲。晝夜號哭不止。叫訴神祇。忽於悉達足下地陷。得父銘記。因遷葬。曾祖以下三世九喪。哀感毀悴。有過初喪。有司奏聞。標閭復役。以彰其孝。吳悉達傳。

王崇兄弟並以孝稱。母喪。杖而後起。鬢髮墮落。母喪闋後。丁父憂。哀毀過禮。是年夏。風雹所過之處。禽獸暴死。草木摧折。至崇田畔。風雹便止。禾麥十頃。並無損落。及過崇地。風雹如初。咸稱至行所感。王崇傳。

苟金龍爲梓潼太守。梁人攻圍。會金龍病。妻劉氏率兵士守城。井在城外。城中絕水。渴死者多。劉集衆喻以忠義。相率告訴于天。俱時號叫。俄而澍雨。出布絹衣服懸之城內。絞而取水。所有雜器悉儲之。於是人心益固。會援兵至。得免。苟金龍妻劉氏傳。

張駿私署涼州牧西平公。始其祖張軌之保涼州也。由陰澹之力。至是駿以陰氏門宗彊盛。忌之。乃逼澹弟鑿令自殺。由是大失人情。駿旣病。見鑿爲祟。遂死。張駿傳。

竇秦天平中爲御史中尉。神武西討，令秦自潼關入。未行之前夜三更，忽有朱衣冠幘數千人入臺云：收竇中尉宿直兵吏皆驚，其人入數屋，俄頃而去。旦視關鍵不異，方知非人，皆知其必敗。果爲周文帝所襲，遂自殺。竇秦傳。

高隆之官太保，爲崔季舒等所譖。文帝令壯士築百餘下，竟致死。後復殺其子德樞等二十人，發隆之家，斬截骸骨。初隆之見信高祖，性陰毒，睚眦之忿無不報之。儀同三司崔孝芬以結婚姻不果，太府卿任集以同知營構事，多相乖異。瀛州刺史元晏以請託不遂，前後構成其罪，並誅害之。終至家門殄滅。論者謂有報應焉。高隆之傳。

韓賢爲洛州刺史，民韓木蘭等作逆，賢擊破之。親自按檢收甲仗，有一賊窘迫藏屍間，見賢將至，起而斫之，斷其脛而卒。昔漢明帝時，西域以白馬負佛經送洛，因立白馬寺。其經函傳於此寺，形制淳樸，世以古物。歷代藏寶，賢無故斫破之，未幾而死。論者謂賢因此致禍。韓賢傳。

陸法和有道術，有小弟子戲截蛇頭來，詣法和。法和曰：汝何意殺蛇？因指以示之。弟子乃見蛇頭，齧袴襠而不落。法和使懺悔，爲蛇作功德。又有人以牛試刀，一下而頭斷。後詣法和，法和曰：有一斷頭牛，就卿徵命，殊急。若不爲作功德，一月內報至。其人弗信，少日果死。陸法和傳。

張華原爲兗州刺史，人懷感附。州獄先有囚千餘人，華原皆決遣。至歲暮，惟有重罪者數十人，亦遣歸家。

申賀依期至獄。先是州境數有猛獸爲暴。自華原臨政。忽有六駁食之。皆以爲化感所致。張華原傳
宋游道與李構有舊。游道死後。構爲定州長史。游道第三子士遜爲墨曹。博陵王管記誣奏構罪。構於禁所祭游道而訴焉。士遜晝臥如夢者。見游道怒曰。我與構恩義。汝豈不知。何謀陷清直之士。士遜驚跪曰。不敢不敢。旬日而卒。宋游道傳

盧斐性殘忍。天保中官尙書左丞。別典京畿詔獄。拷掠過度。於大棒車輪下。死者非一。後以謗史事。與李庶俱病鞭杖死獄中。盧斐傳

按還冤記。北齊陽翟太守張善。苛酷貪饕。惡聲流布。蘭臺遣御史魏輝儻就郡治之。賊賄狼籍。罪狀合死。善於獄中使人通訴。反誣輝儻爲納民財。枉見推縛。文宣帝大怒。以爲法司阿曲。必須窮治。令尙書令左丞盧斐覆驗之。斐遂希旨成輝儻罪狀。奏報於州。斬決。輝儻遺語令史曰。我之情理。是君所見。當辦紙百番。筆二管。墨一錠。以隨吾屍。若有靈祇。必望報。盧令史哀悼。爲之殯殮。并備紙筆。越十五日。善得病。唯云叩頭。未旬日而死。繼兩月。盧斐坐譏駁魏史。爲魏收所奏。被誅。其事可爲史傳之證。

周書

賀拔岳爲魏大都督。永熙三年。與都督侯莫陳悅同討靈州刺史曹泥。悅密圖岳。誘岳入營。殺之時。周太祖爲夏州刺史。勒兵討悅。悅與子弟及同謀殺岳者。並伏誅。悅自殺。岳後神情恍忽。不復如常。恆言我纔睡卽夢見岳。云兄欲何處去。隨逐我不相置。因此彌不自安。而致破滅。賀拔岳傳

達奚武爲同州刺史時以旱祀華岳岳廟舊在山下常所祈禱武獨登峯展誠岳既高峻人跡罕通武年踰六十惟將數人攀藤援枝而上稽首祈禱晚不得還卽於岳上藉草而宿夢見一白衣人來執武手曰快辛苦甚相嘉尙武遂驚覺益用祇肅至旦雲霧四塞俄而澍雨遠近沾洽達奚武傳

賀蘭祥爲荊州刺史百姓安之時盛夏亢陽祥乃親巡境內觀政得失見有發掘古冢暴露骸骨者乃謂守令曰此豈仁者之爲政耶於是命所在收葬之卽日澍雨是歲大有年賀蘭祥傳

柳慶爲雍州別駕守正明察每歎曰昔于公斷獄無私關高門以待封倘斯言有驗吾其庶幾乎後位終司會封平齊縣公子機宏旦肅皆貴柳慶傳

陸政仕魏性至孝其母吳人好食魚北土魚少求之常苦難後宅側忽有泉出而有魚遂得以供膳時人以爲孝感所致陸通傳

北史

魏宗室樹出奔梁梁使爲郢州刺史魏使御史中尉樊子鵠率徐州刺史杜德舍人李昭等討之樹守城不下子鵠遣使說之降樹請委城還梁子鵠許之殺白馬爲盟樹特誓不爲戰備及旣降杜德背盟不許樹還南遂賜死未幾杜德忽得狂病云元樹打我不已至死驚不絕時李昭奉使向秦州至潼關驛夜夢樹云我已訴天帝待卿至隴終不相放昭覺惡之及至隴口爲賀拔岳所殺子鵠尋爲達野拔所殺咸陽

王禕傳

魏宗室繼守正不阿。尚書令高肇。性兇復。帝欲立肇。兄女爲后。繼固執以爲不可。肇於是屢譖繼於上。召至禁中殺之。繼妃李氏號哭曰。高肇枉理殺人。天道有知。汝還當惡死。及肇以罪見殺。還於繼死之屋。彭

繼王繼傳

高昂佐齊神武。累戰有功。元象元年。攻獨孤。信于金塘。昂使奴京兆候西軍。京兆取昂佩刀以行。昂執殺之。京兆曰。三度救公。大急。何忍以小事賜殺。其夜夢京兆以血塗己。寤而怒。使折其二脛。時劉桃棒在渤海。亦夢京兆言。訴得理。將公付賊。桃棒知昂將死。遽奔焉。昂已及于難。會喪於路。高昂傳

盧曹以勇力稱。率其徒入海島。得長人骨。以髑髏爲馬。阜脛長丈六尺。以爲二稍。未幾曹遇疾。恫聲聞於外。巫言海神爲祟。遂卒。高季式傳

裴伯茂兄景融。貧窘。伯茂了無賑卹。殆同行路。劇飲不已。多有愆失。一日忽云。吾得密信。將被收掩。乃與婦乘車逃避。後因顧指壁中。言有官人追逐。其妻方知其病。數日卒。裴延憐傳

裴俠年十三。遭父憂。哀毀有若成人。將擇葬地而行。空中有人曰。童子何悲。葬於桑東。封公侯。俠懼以告。母曰。神也。吾聞鬼神福善。爾家未嘗有惡。當以吉祥告汝耳。時俠宅畔有大桑林。因葬焉。俠仕周。官工部中大夫。賜爵爲公。俠居官清勤。嘗遇疾。沉頓。忽聞五鼓。便卽驚起曰。可向府耶。所苦因此遂瘳。晉公護聞之曰。裴俠危篤若此。而不廢憂公。因聞鼓聲。疾病遂愈。此豈非天佑其勤恪也。裴俠傳

豆盧勳爲渭州刺史。甚有惠政。華夷悅服。高武隴絕壁千尋。由來乏水。諸羗苦之。勳馬足所踐。忽飛泉湧。

出有白鳥翔止廳前。孔子而後去。有白狼見於襄武。人爲之謠曰。我有丹陽山。出玉漿。濟我人夷。神鳥來翔。因號其泉曰玉漿泉。豆盧勣傳。

王顯。魏宣武時以醫術知遇。恃勢使威。爲時所疾。明帝時。詔徙朔州。臨執呼冤。直閣伊益生以刀環撞其腋下。傷中吐血。至右衛府。一宿死。初顯構會元景。就刑南臺。及顯之死。在右衛府。唯隔一巷。世以爲有報應之驗。王顯傳。

二十二史感應錄卷下

隋書

開皇十七年大興城西南四里有袁村。設佛會。一老翁皓首白裙襦衣。來食而去。衆莫識。追而觀之。行二里許。不復見。但見一陂中有白魚長丈餘。小魚從者無數。人爭射之。或弓折弦絕。後竟中之。剖其腹得杭飯。始知此魚向老翁也。數日後。漕渠暴溢。射人皆溺死。五行志

宗室爽爲元帥。殺戮過多。未幾。癘疾。上使巫者薛榮宗視之。云衆鬼爲厲。爽令左右驅逐之。居數日。有鬼物來擊榮宗。榮宗走下階而斃。其夜爽卒。年二十五。衛昭王爽傳

楊素位至司徒。性嚴忍。又阿諛取容。營仁壽宮。督役嚴急。作者多死。時聞鬼哭。又謀廢太子。構成其罪。素既卒。有蕭吉者。見素冢。上有白氣屬天。告帝曰。素家當有兵禍。滅門之象也。未幾。素子元感謀反。遂族誅。楊素蕭吉傳

按隋書楊素傳論曰。素幸而得死。子爲亂階。墳土未乾。闔門殂謝。積惡餘殃。信非徒語。愚謂元感未反。而白氣先從素冢出。戾氣所鍾。尤爲較著。故取蕭吉傳中語同錄之。世人多信堪輿。不知置朽骨於不祥之地。且曰不可。況日置其心於慘忍傾側之鄉。有不災及子孫者哉。

高祖廢房陵王勇。立晉王廣爲太子。勇以廢非其罪。欲見上申冤。晉王遏之。不得聞奏。繼又矯詔賜勇死。

晉王卽位。太子昭得勞疾。帝令巫者視之。云房陵王爲祟。未幾薨。元德女子昭傳。

樊子蓋在軍持重。未嘗負敗。然嚴酷少恩。果於殺戮。領兵討絳郡賊。善惡無所分別。汾水之北村塢盡焚之。臨終之日。見斷頭鬼前後重沓。爲之厲云。樊子蓋傳。

隋將多不得其死者。豈獨高祖猜忍之故哉。觀其立功時。率皆狼戾自用。喜於誅戮。古人云。佳兵好還。道家所禁。豈不信然。夫聖人用兵。行其所不得已也。爲將者誠體此不得已之心。以生道殺人。又誰得而怨之乎。

魚俱羅累戰有功。領兵討賊。潛迎諸子。朝廷恐其有異志。發使按問。不得其罪。俱羅目有重瞳。陰爲煬帝所忌。大理司直梁敬真。希旨陷之極刑。未幾敬真有疾。見俱羅爲之厲。數日而死。梁毗魚俱羅傳。

張祥爲并州司馬。漢王諒反。遣將略地至井陘。祥勒兵拒守。賊縱火燒其郭下。祥見百姓驚駭。其城側有西王母廟。祥登城望之。再拜號泣曰。百姓何罪。致此焚燒。神其有靈。可降雨相救。言訖。廟上雲起。須臾驟雨。火遂滅。士卒感其至誠。莫不用命。月餘圍解。以功授開府。張季珣傳。

王頌父僧辨。爲陳武帝所殺。頌號慟而絕。食頃乃蘇。哀毀骨立。服闋。常布衣蔬食。藉藁而臥。至隋開皇初。獻平陳之策。上異之。及大舉伐陳。頌自請行。力戰被傷。不堪復鬪。悲感嗚咽。夜中夢有人授之以藥。比寤而創不痛。人以爲孝感。王頌傳。

華秋事母至孝。母疾。秋容貌毀悴。鬚髮頓改。母亡。絕櫛沐。負土成墳。廬於墓側。時大獵。有一兔。人逐之。奔

入秋廬中匿秋膝下。獵人異而免之。自爾此兔常宿廬中。馴其左右。郡縣嘉其孝感。以狀聞。後羣盜起。往來廬之左右。相誡曰。勿犯孝子。鄉人賴全活者甚衆。華秋傳。

梁彥光少岐嶷。有至性。七歲時。父遇篤疾。醫云。餌五石可愈。時求紫石英不得。彥光憂悴。不知所爲。忽於園中見一物。彥光所不識。怪而持歸。卽紫石英也。親屬咸異之。以爲至孝所感。梁彥光傳。

辛公義爲岷州刺史。其俗有病卽合家避之。由是多死。公義令巡檢有病者。以牀輿至聽事。疫時。廳廊悉滿。親坐其間。迎醫市藥。於是悉差。諸病家慚謝。此風遂革。後遷牟州。復著善政。時山東霖雨。自陳水至於滄海。皆苦水災。境內犬牙相錯。獨無所損。山出黃銀。獲之以獻。詔令就禱焉。乃聞空中金石絲竹之響。辛公義傳。

燕榮除幽州總管。貪暴放縱。鞭笞左右。動至千數。每巡省屬下。聞官人及百姓妻女有美色。輒舍其室而淫之。上遣使馳驛鞠問。得實。徵還京。賜死。先是榮家寢室無故有蛆數斛。從地墳出。未幾榮死於蛆出之處。燕榮傳。

辛彥之爲隨州刺史。後遷潞州。前後俱有善政。又崇信佛道。於城內立浮圖二所。並十五層。開皇十一年。州人張元暴死。數日乃蘇。云遊天上。見新構一堂。制極崇麗。元問其故人。云潞州刺史辛彥之有功德。造此堂以待之。彥之聞。自知將死。其年果卒于官。辛彥之傳。

韋鼎兄昂。卒於京城。鼎負尸出。寄於中興寺。求棺無所得。鼎哀憤慟哭。忽見江中有物流至鼎所。鼎異之。

往視乃新棺也。因此充斂。帝聞而異之。以爲精誠所感。章鼎傳

唐書

元宗太子瑛。與其弟鄂王瑊。光王琚。屢爲武惠妃所譖。惠妃使人詭召太子二王曰。宮中有賊。請介以入。從之。妃白帝曰。太子二王謀反。甲而來。帝使人視之。如言。遂並廢爲庶人。尋遇害。其年武惠妃數見三庶人爲祟。因大病。夜召巫者祈之。請改葬。且射行刑者。瘞之。訖不解。妃死。崇亡。廢太子瑛傳

薛舉。隋末僭帝號於蘭州。唐武德元年。掠岐。幽秦王。禦之。舉以兵掩其後。死者十六。舉遂病。召巫占視。言唐兵爲祟。舉惡之。未幾死。薛舉傳

蕭遼爲韋保衡所憾。繇起居舍人斥播州司馬。道出三峽。方迫畏不瞑。若有人謂曰。公無恐。予爲公呵禦。遼悅悟。俄謁白帝祠。見帝貌類向所覩云。蕭遼傳

陸元方。位至宰相。及臨終。取奏藁焚之。曰。吾陰德在人。後當有興者。子象先。景倩。景融。皆官通顯。有清聲。陸元方傳

張守珪爲瓜州都督。州地沙墽。不可藝。常瀦雪水溉田。是時渠塌爲敵兵毀。材木無所出。守珪密禱於神。一夕水暴至。大木數千。章塞流下。因取之。脩復堰防。耕者如舊。州人神之。刻石紀事。張珪傳

王鉞初附御史中丞楊愼矜。以貴已。及與同列。反佐李林甫陷愼矜。覆其家。凡五年。而鉞亦族矣。時又有盧鉉者。本以御史事章堅。爲判官。及堅被劾。鉉發其私。以結林甫。又善張誼。及按愼矜。則誣誼死。至鉞得

罪鉞方爲陶廐判官。妄曰：大夫以牒索馬五百，我不與，衆疾其反覆，貶廬江長史。他日見瑄如平生，乃曰：公何得來此？願假須臾卒死。王鉷傳。

紀聞載唐監察御史王掄爲朔方節度判官，乘驛在途暴卒，而顏色不變，猶有煖氣，不敢殮。凡十五日復生，云至冥司，與冥吏語，冥吏悅之，立於房內。吏出掄試開其案牘，乃楊慎矜於帝所訟李林甫、王鉷也。已斷王鉷族滅矣，於是不敢開，置於舊處。頃謁王，王庭前東西廊下皆垂簾，坐掄簾下，慎矜兄弟入見，王稱冤，王曰：「已族在，鉷卽當到矣。」須臾，鑣鉷至，兼其子弟數人，皆械繫，七竅流血。王令送訊所，於是與慎矜同出，乃引掄歸。掄旣蘇，月餘有邢緯之事，王鉷死之。

嚴郢附盧杞，謀陷宰相楊炎，并逮捕觀察使趙惠伯，楚掠慘棘，鍛成其罪，卒逐炎崖州，惠伯費州，杞用郢敗，炎內忌郢才，因按蔡廷玉事，出郢爲費州刺史，道逢柩殯，問之，或曰：趙費伯之殯，郢內慚，忽忽歲餘卒。嚴郢傳。

顏真卿爲監察御史，充河西隴右軍試覆屯交兵使，五原有冤獄，久不決，真卿至，立辯之。天方旱，獄決，乃兩郡人呼之爲御史雨。顏真卿傳。

元董搏霄伏巨盜之辜而天雨，時人比之顏真卿，一以雪枉，一以摘姦，其所以感召天和一也。然漢書曰：刑罰妄加，羣陰不附，其罰常陽，然則禳災之道，其尤在恤刑乎？

崔鄴四世總麻同爨，一門孝友，兄弟六人至三品，鄴官左金吾衛大將軍，暴卒，以韓約代之，不閱旬，李訓

亂約被難。世謂鄴之亡。崔氏積善之報也。崔鄴傳。

柳公綽官至兵部尚書。嘗曰。吾蒞官未嘗以私喜怒加於人。子孫其興乎。子仲郢爲天平節度使。孫璞珪

璧珙皆貴顯。柳公綽傳。

劉禹錫嘗言。張九齡爲宰相。建言放臣不宜與善地。悉徙五穀不毛處。議者以爲開元良臣。而卒無嗣。豈
伎心失恕。陰責最大。雖它美莫贖歟。劉禹錫傳。

劉昌爲節度使。城平涼。當劫盟後。將士骸骨不藏。昌始命瘞之。夕夢若詣昌厚謝者。昌具以聞。德宗下詔
哀痛。命斂以棺。櫛爲立冢。劉昌傳。

宋申錫與王璠謀誅宦官。璠反以告王守澄。黨以求進。遷申錫。遂被誣。貶謫而卒。及甘露之變。王涯自署
反狀。璠亦與焉。璠見涯。恚曰。公何見引。涯曰。公昔漏宋丞相謀於守澄。今焉逃死。遂腰斬。李訓傳。

按逸史載。宋申錫沒後。其夫人夢申錫相引出城。見一大坑。坑邊有小板匣。申錫提示夫人曰。此是那
賊。因憤怒叱咤。夫人問誰。曰。王璠也。我得請於上帝矣。未幾。璠果腰斬。坎埋於城外。然則王涯一語。反

爾之道彰彰矣。

崔瑄位至尚書右丞。子孫之盛。仕族罕比。初瑄曾王母長孫夫人。年高無齒。祖母唐夫人。事姑孝。每且櫛
縱。拜階下。升堂乳姑。長孫不粒食者數年。一日病。言無以報吾婦。願子孫皆如婦孝。世謂崔氏昌大有

所本云。崔瑄柳珙傳。

路巖當國陰惡可畏及待罪賜死詔剔取喉骨呈驗或言巖嘗密請三品以上得罪誅殛者剔取喉骨驗其已死俄而自及路巖傳

宋思禮事繼母孝爲蕭縣主簿母羸疾非泉水不適口會大旱井池涸思禮憂懼且禱忽有泉出於庭味甘寒日不乏汲縣人異之宋思禮傳

鄭潛曜母代國長公主寢疾潛曜侍左右造次不去累三月不齷面刺血爲書請諸神丐以身代火書而神許二字獨不化翌日全愈鄭潛曜傳

嚴善思爲詳審使方酷吏搆大獄善思平活八百餘人原千餘姓及坐事論死給事中韓思復固請乃流靜州始中書舍人劉允濟爲酷吏所陷且死善思時爲御史力訟其寃得免後見允濟語未嘗及之思復之解善思也亦不自德時稱長者之報後遇赦得還三世皆年八十五云嚴善思傳

索元禮制獄作鐵籠數囚首加以楔至腦裂死後以罪收下吏不服吏曰取公鐵籠來乃服罪死獄中索元禮傳

來俊臣作羅織經一篇按以從事凡鞠囚必注醢於鼻掘地爲牢寢以匭溺又作大枷各爲號一定百脈二喘不得三突地吼四著卽承五失魂膽六實同反七反是實八死猪愁九求卽死十求破家後斬西市死之日人爭抉目摘肝醢其肉須臾盡以馬踐其骨無子餘先是有周興者性亦殘酷人告興反詔來俊臣鞠狀興時未知被告方對俊臣食俊臣曰囚多不服奈何興曰易耳納之大甕熾炭圍之何事不承俊

臣曰善命取甕且熾火徐謂興曰有詔按君請嘗之興駭汗叩頭遂流嶺表爲仇家所殺來俊臣傳
崔器性陰刻樂禍肅宗時建議殺達奚珣等人及病亟叩頭若謝罪狀家人問之曰達奚尹訴於我三日卒崔器傳

高駢爲劍南節度使自將出屯罷蜀兵月稟兵亂駢悉還其衣稟然密藉所給姓名盡殺之夷其族有一婦方乳子將就刑曰且飽吾子不可使以饑就戮也見刑者拜曰渠以節度使奪戰士食一日忿怒淫刑以逞我死當訴於天使此賊闔門如今日寃也駢後爲舉師鐸所囚將見殺有奮而擊駢者曰公陷人塗炭多矣尙何云駢未暇答仰首如有所伺卽斬之高駢傳

高駢爲呂用之所惑駢府宿將多爲用之讒死駢將舉師鐸懼死據城叛逼殺駢用之出奔時楊行密起兵攻師鐸用之投歸之詐謂行密曰廡下有瘞金五千斤事平願備一日乏及城下行密掘地無埋金但得銅人三尺身桎梏釘刺其口刻駢名於背蓋用之以蠱厭駢也行密責其罪遂斬之妻子皆死著其罪於路同前

方用之給行密時豈不自計其敗露之至速者且給行密而卽指其埋銅人之處雖愚亦不應至是蓋不如是無以發其覆巧哉造物假其口以殺之也

溫造赴鎮漢中遇大雨平地水深尺餘乃禱鷄翁山祈晴俄而疾風驅雲卽時開霽文宗嘗聞其事會造

按造剛正嫉惡侃侃有大臣之節其能感通神明者蓋亦以人重也。

裴炎官內史光宅元年得罪斬於都亭驛之前街先是開耀元年裴行儉獻定襄所獲俘囚斬阿史那伏念溫傳等五十四人於都市初行儉討伐之時許伏念以不死伏念乃降時炎害行儉之功奏云伏念是程務挺張虔勗逼逐於營窘急而降乃殺之炎致國家負義而殺降妬能害功構成陰禍其敗也宜哉裴炎傳。

李繁爲亳州刺史州境嘗有羣賊剽人廬舍劫取貨財繁密設機謀盡加誅斬時議責繁以擅殺之罪遣監察御史舒元輿按問元輿素與繁有隙復以初官銳於生事乃盡反其獄詞以爲繁濫殺無辜狀奏賜死時人冤之其後元輿被禍人以爲有報應焉李繁傳。

李景略在朔方節度使李懷光幕府有偏將張光者挾私殺妻前後不能斷光富於財貨獄吏不能劾景略訊其實光竟伏法旣而亭午有女厲被髮血身膝行前謝而去左右有識光妻者曰光之妻也因授大理司直李景略傳。

道士王遠知入茅山師事陶宏景傳其道法年一百二十六歲謂弟子曰吾有仙格以少時誤損一童子吻不得白日昇天現署少室伯將行在即翌日沐浴焚香而卒王遠知傳。

傷人之罪亦甚矣觀遠知無心細故終行苦身不能償而況其大焉者乎而況以刃傷人以筆傷人以舌傷人者乎。

郭霸爲御史。詔上虐下。嘗按芳州刺史李思徵。撻掠拷禁。不勝楚毒而死。霸後屢見思徵。甚惡之。嘗因退朝。遽歸。命家人曰。速請僧轉經設齋。須臾見思徵從數十騎上其庭。曰。汝枉陷我。今取汝。霸周章惶怖。援刀自刎其腹。斯須蛆爛。是日閭里亦見兵馬數十騎駐於門。少頃不復見矣。郭霸傳。新唐書作郭宏霸。今錄李思徵事。舊書較詳。悉故仍之。

按太平廣記。唐侍御史郭霸。奏殺宋州三百人。暴得五品。經月患重。臺官問疾。見老巫曰。郭公不可救也。有數百鬼。遍體流血。攘袂缺齒。皆云不相放。有一碧衫人。喝緋衣人曰。早合去。何因許時。答曰。比緣未得五品。未合去。俄而霸以刀子自刺乳下。攪之曰。大快。其夜卒。據此。則霸之所以獲罪。更不一端矣。萬國俊嘗按治嶺南流人。悉矯詔戮之。三百餘人。一時併命。然後鍛鍊曲成。反狀以奏。武后乃遷國俊官。并分遣劉光業。王德壽諸人。鞠治劍南黔中等六道流人。光業等見國俊榮貴。乃效其凶忍。惟恐後之。光業殺九百人。德壽殺七百人。其餘少者。咸五百人。未幾國俊等相次而死。皆見鬼物爲祟。或有流竄而終。

萬國俊傳。

太平廣記。唐侍御史萬國俊。奏斬流人。殺害無數。後從臺出。至天津橋南。有鬼滿路。遮截馬足。不得前進。口云。叩頭緩我。連聲忍痛。俄而據鞍。舌長數寸。遍身青腫。輿至宅。夜半而卒。史所云鬼物爲祟。特略言之耳。

西方鄴爲夔州節度使。所爲不中法度。判官譚善達數以諫。鄴怒遣人告善達受人金。下獄死於獄中。鄴病見善達爲祟。卒於鎮。西方鄴傳。

漢高祖入京師。以首相李崧第賜蘇逢吉。而崧別有田宅在西京。逢吉遂皆取之。崧即以宅券獻逢吉。而崧子弟多出怨言。其後逢吉乃誘人告崧與弟巖等下獄。崧款自誣。伏與家僮二十人謀爲亂。獄上中書。逢吉改二十人爲五十人。遂族崧家。逢吉夜宿金祥殿東閣。謂人曰。昨夕未暝。已見李崧在側。生人接死者。無吉事也。周太祖兵至。逢吉走趙村。自殺於民舍。太祖定京師。梟其首。適當李崧被刑之所。蘇逢吉傳。秘瓊爲成德軍節度使。董溫其衙內指揮使。後溫其被囚。瓊乃悉殺溫其家族。瘞之一穴。而取其家貲鉅萬計。晉高祖立。以瓊爲齊州防禦使。橐其貲裝。道出於魏。時天雄軍節度使范延光以書招瓊。瓊不至。延光怒。選精兵伏境上。伺瓊過。殺之。悉取其貲。以戍邏者。誤殺聞。延光反。高祖赦之。許以不死。乃挈其孥歸河陽。其行輜重盈路。楊光遠留守河南。利其貲。遣兵脇之。推墮水。溺死。以延光自投水死聞。因盡取其貲。光遠反。出帝亦赦之。許以不死。羣臣皆以爲不可。乃勅李守貞便宜處置。守貞遣使殺之。以病卒聞。范延光傳。

余讀大學貨悖而入者。亦悖而出。而歎保家之道。亦在慎所取而已。及證以耳目見聞。某某起家以勤儉。閱世而寢盛矣。某某起家以刻薄。閱世而蕩盡矣。其有利人之死。破人之家。以爲己有者。不逾時而災及焉。夫饑人不食烏啄。爲其與餓死同患也。臨財者奈何不慮其後哉。

馬殷封楚王。有將高郁。素教殷計策。而楚以彊。其後殷子希聲。矯殷令殺郁。是日大霧四塞。殷怪之。語左右曰。吾嘗從孫儒。儒每殺不辜。天必大霧。豈馬步獄有冤死乎。明日吏以狀白。殷拊膺大哭曰。吾昏耄如此。而殺吾勳舊。顧左右曰。吾亦不久於此矣。明年殷薨。楚世家。

王延翰自稱閩王。多選良家子爲妾。妻崔氏。性妬。良家子之美者。輒幽之別室。繫以大械。刻木爲人手。以繫其頰。又以鐵錐刺之。一歲中死者八十四人。崔氏後病。見其爲祟而死。閩世家。

閩王王鱗。以薛文傑爲國計使。文傑多籍沒富人貲。閩人皆怨。吳人攻建州。鱗遣將救之。兵行在道。不肯進。曰。得文傑乃進。乃以檻車送文傑軍中。磔于市。初文傑爲鱗造檻車。謂古制迂闊。乃更其制。令上下通。中以鐵芒內向。動輒觸之。旣成。首被其毒。閩世家。

王鱗父審知有養子延稟。鱗殺之。其後鱗饗軍士於大黼殿。坐中昏然。言見延稟來。明日遂爲李倣等所殺。閩世家。

宋史

楊廷璋。周祖時爲河陽巡檢。知州事。涇帥史懿稱疾不朝。周祖命廷璋往代之。將行。謂之曰。懿不受命。卽圖之。廷璋至。屏左右。以詔書示懿。諭以禍福。懿卽日載路。及宋初。廷璋在晉州。太祖命荆罕儒爲鈐轄。罕儒以廷璋周朝近親。疑有異志。每入府。從者皆持刀劍。欲圖廷璋。廷璋推誠待之。殊不設備。罕儒亦不敢發。終亦無患。議者以廷璋在涇州保全史懿。陰德之報也。楊廷璋傳。

王彥超官右金吾衛上將軍。將致政。每戒諸子曰：吾累爲統帥。殺人多矣。身死得免爲幸。必無陰德。以及後。汝曹勉爲善事。以自庇。及卒。諸子果無達者。宣化門內有大第。園林甚盛。不十餘年。其家已鬻之矣。王彥超傳。

趙普久病。以太師致政。及疾篤。遣親吏甄潛詣上清太平宮致禱。神爲降語曰：趙普宋朝忠臣。久被病。亦有冤累耳。潛還。普力疾冠帶出中廷。聆神言涕泗感咽。是夕卒。趙普傳。

按史稱秦王廷美。盧多遜之獄。普實有力焉。普受昭憲太后遺旨。而卒背之。所謂冤累者。此其大者矣。李超爲禁卒。嘗從潘美軍中。主刑刀。美好乘怒殺人。超每潛緩之。美怒輒解。得釋。以是全者甚衆。人謂其有陰德。子濬中進士。累官至右司郎中。出知秦州。潘美傳。

李昉年七十。以司空致政。至道元年正月望。上觀燈乾元樓。召昉賜坐。酌御樽酒飲之。自取果餌以賜。因顧侍臣曰：李昉事朕。兩入中書。未嘗有傷人害物之事宜。其今日所享如此。可謂善人君子矣。李昉傳。

蘇曉累官至諫議大夫。判大理寺。深文少恩。當時號爲酷吏。及卒無子。有一女甚鍾愛。亦先曉卒。人以爲深刻所致。蘇曉傳。

盧多遜之貶崖州也。李符白趙普曰：珠崖雖遠在海中。而水土頗善。春州稍近。瘴氣甚毒。至者必死。願徙多遜處之。普不答。及符以罪徒嶺表。普移符知春州。至郡歲餘卒。李符傳。

徐休復知廣州。與轉運使王延範不協。誣奏延範私養術士。厚待過客。撫部下吏有恩。與故人書。作隱語。

偵朝廷事。反狀已具。詔遣內侍閣承翰與休復同按劾之。遂抵於法。休復後塲生於腦。旣而疾甚。若見王延範。但號呼稱死罪。數日卒。徐休復傳。

雷有鄰舉進士不第。時有詔應攝官三任詳由全者。許投牒有司。卽得召試錄用。有鄰素與前攝上蔡主簿劉偉交遊。知偉雖嘗三攝。而一任失其詳由。偉僞造呈官。由是得試。遇銓。遂具章告其事。下御史府按鞫。獄具。偉坐棄市。有鄰授秘書省正字。賜公服靴笏銀鞍勒馬。絹百疋。自是累上疏告人陰事。俄被病。白晝見偉入室。以杖笞其背。有鄰號呼。聞於外。數日而死。雷德驥傳。

王旦父祐。尙書兵部侍郎。嘗諭杜重威使無反漢。拒盧多遜害趙普之謀。以百口明符彥卿無罪。世多稱其陰德。祐手植三槐于庭。曰。吾後世必有爲三公者。此所以志也。旦生幼沉默。祐器之曰。此兒當至公相。及長。進士及第。知平江縣。其廨舊有物怪。憑戾居者多不安。旦將至之前夕。守吏聞羣鬼啗呼曰。相公至矣。常避去。自是遂絕。後旦果居相位。王旦傳。

王欽若之祖郁爲濠州判官。將死。告家人曰。吾歷官逾五十年。慎于用刑。活人多矣。後必有興者。其在吾孫乎。欽若位至司徒。王欽若傳。

劉沆吉州永新人。祖景洪。始楊行密得江西。銜將彭玕據州。自稱太守。屬景洪以兵。欲脅衆附湖南。景洪僞許之。復以州歸行密。退居不仕。後嘗告人曰。我不從彭玕。幾活萬人。後世當有隆者。因名所居北山。曰後隆山。山有牛僧孺讀書堂。卽故基築臺。曰聰明臺。沆母夢衣冠丈夫曰。牛相公來。已而有妊。生沆。位終

兵部尙書劉沆傳

或以景洪不辭賊託。非君子重然諾之道。願當玆據城跋扈。赫然一大寇。非委曲審機。安能爲一州保命哉。尾生之信。不如隨牛之誕。信夫。

李壽朋性疏雋。奉祠西太一宮。飲酒食肉如常時。暴得疾卒。李壽朋傳。

田況父延昭在契丹時。契丹寇澶州。略得數百人。以屬延昭。延昭哀之。悉縱去。因自脫歸中國。延昭生八男子。多知名。況長子也。保州之役。況阬殺降卒數百人。卒無子。以兄子爲後。田況傳。

查道事母以孝聞。母嘗病。思鰕羹。方冬苦寒。道泣禱于河。鑿冰取之。得鰕尺許。以饋。又刺臂血寫佛經。母疾尋愈。後官右司郎中。出知虢州。歲歉。出官廩米賑之。又設粥糜以救饑者。所全活萬餘人。平居祿賜所得。輒散施親族。與人交多所周給。深信內典。居多茹素。嘗夢神人謂曰。汝位至正郎。壽五十七。而享年至六十四。論者以爲積善所延也。查道傳。

嵇穎父適嘗爲石首主簿。民有父子坐重繫。府檄適按之。抵其父於法。而子獲免。父死。假人言曰。主簿仁人也。行且生賢子。後必大。明年穎生。官翰林博士。嵇穎傳。

張洞在館閣。數有建明。出知棣州。所奏多便民。累遷淮南轉運使。洞在棣時。夢人稱勅召者。既出。如拜官。然。顧視旌旗吏卒羅于庭。至是夢之如初。自以年不能永。部分家事。未幾卒。張洞傳。

李仕衡初爲鄆縣主簿。田重進守京兆。命仕衡鞠死囚五人。活者四人。重進卽其家。謂曰。子有陰施。此門

當高大之。仕衡官至同州觀察使。李仕衡傳。

杜杞爲廣南西路轉運按察安撫使。時區希範與白崖山蠻蒙趕反。杞遣使誘之使降。趕來降。杞謂將佐曰。賊以窮蹙降我。不可以恩懷。不如殺之。乃擊牛馬爲會。伏兵發。誅七十餘人。後三日。又得希範。醢之。御史梅摯劾杞殺降失信。詔戒諭之。杞一日據廁。見希範與趕在前訴冤。杞叱曰。爾猶僭叛命。法當誅。尙敢訴耶。未幾卒。杜杞傳。

李寅爲衢州司理參軍。母老。棄官歸。子虛已官尙書工部侍郎。太宗嘗賜虛已錢。翌日語宰相曰。虛已詩思可嘉。予錢五千緡矣。宰相對以所予乃五十萬。帝知其誤。論者謂虛已父子篤。其家甚貧。雖人主一時之誤。殆天賜也。李虛已傳。

貝州戍卒謀反。推虞侯趙咸雍爲首。官擒其黨斬之。磔咸雍於市。先是咸雍父鱗。晉天福中。嘗誘敵屠州城。至是五十年。而其子戮於都市。舊老猶記其事。共異之。周審王傳。

趙抃長厚清修。施德悱貧。不可勝數。日所爲事。入夜必衣冠露香。以告于天。不可告。則不敢爲也。位至太子少保。年七十七。將終。詞氣不亂。安坐而逝。趙抃傳。

按金海陵王問鬼神事於楊伯雄。伯雄曰。家有一卷書。記人死復生。或問冥官何以免罪。答曰。汝置一書。白日所爲。暮夜書之。不可書者。是不可爲也。海陵爲之改容。元宇文公諒。雖暗室必正衣冠端坐。嘗挾子記一冊。識其篇首曰。晝有所爲。暮則書之。其不可書。卽不敢爲。近世袁氏功過格。風行於世。其法

亦本乎此。有志克復者。奉爲程式。其亦入門之捷徑乎。

王詔屢主軍事。用兵有機略。其交親多楚人。依詔求仕。乃分屬諸將。或殺降敵老弱。爭以首級爲功。詔晚節言動不常。頗若病狂狀。後病疽。洞見五臟。蓋亦多殺徵云。王詔傳。

杜常以龍圖閣學士知河陽軍。苦旱。及境而雨。大河決。直州西上掃。勢危甚。常親護役徒處埽上。埽潰水溢。及常坐而止。於是役人盡力。河流遂退。郡賴以安。杜常傳。

林廣討瀘蠻。還疽發斷頸卒。其在瀘也。以勅書招蠻。既降而殺之。此其短也。過被惡疾死。或以爲殺降之報云。林廣傳。

劉安世爲章惇蔡京所忌惡。徙梅州。惇與京猶必寘之死。擢一土豪爲轉運判官。使往殺之。判官疾馳。將至梅。梅守遣客來勸安世自爲計。安世色不動。對客飲酒談笑。判官未至二十里許。忽嘔血暴卒。安世遂免。後赦還卒。安世忠孝正直。皆則象司馬光。卒後二年。金人發其冢。貌如生。相驚語曰。異人也。爲之蓋棺。乃去。劉安世傳。

安惇陷害忠良。天下怨疾。其後惇長子郊。坐指斥誅流。其次子邦。死于涪。其祀遂絕。人以爲惇平生數陷忠良之報云。安惇傳。

喬執中寬厚有仁心。屢典刑獄。雪活以百數。紹聖初。以寶文閣待制知鄆州。夢神人昇以騎都尉。詰旦爲客言之。少焉談笑而逝。喬執中。

張汝明事親孝。執喪水漿不入口三日。日飯脫粟飲水。無醯鹽草木之滋浸。病羸行輒踣。夢父授以服。天南星法。用之驗。人以爲孝感。張汝明傳

羅汝楫爲侍御史。受秦檜旨。彈論岳飛。後汝楫卒。其子願知鄂州。有治績。以父故不敢入岳廟。一日自念吾政善。姑往祠之。甫拜。邊卒於像前。羅汝楫傳。

顏師魯孝友。天至。初官番禺。喪父歸。扶柩航海。水程數千里。甫三日登於岸。而颶風大作。人以爲孝感。顏師魯傳。

高登爲靜江府古縣令。師胡舜陟。謂登曰。古縣秦太師父舊治。實生太師于此。盍祠祀之。登曰。檜爲相亡狀。祠不可立。舜陟大怒。遂罷登官。創檜祠。而自爲記。且誣登罪。詔送靜江府獄。登母死。歸葬。母訖事。詣獄而舜陟先以事下獄死矣。事卒昭白。高登傳

高登事母至孝。嘗舟行至封康間。阻風。方念無以奉晨膳。忽有魚躍于前。同前

吳曦以蜀叛。時李好義爲興州正將。率衆誅曦。曦將王喜欲戕好義。爲曦復讎。及好義守西和。喜遣其黨劉昌國聽節制。好義與之酬酢。歡飲達旦。好義心腹暴痛而卒。口鼻爪指皆青黑。旣而昌國白日見好義持刀刺之。驚怖仆地。疽發而殂。李好義傳

柳約天性至孝。母病甚。泣禱於天。願損壽以益親壽。母尋愈。約後竟先母兩月卒。柳約傳

袁詔父爲郡小吏。夫妻俱近五十無子。其妻資遣之。往臨安置妾。旣得妾。察之有憂色。且以麻束髮。外以

綵飾之。間之泣曰：妾故趙知府女。家四川。父歿。家貧。鬻妾爲歸葬計耳。詔父卽送還之。其母泣曰：計女聘財。猶未足給歸費。且用破矣。將何以酬。詔父曰：賤吏不敢辱娘子。聘財盡以相奉。復罄橐中資給之。遂獨歸。妻迎問之。告以故。且曰：吾思之。無子命也。吾與汝周旋久。若有子。汝豈不育。必待他人婦。乃育哉。妻喜曰：君設心如此。行當有子矣。未幾而妻孕。生詔。累官參知政事。袁詔傳。

向士璧。官湖南制置副使。數立軍功。賜金帶。進兵部侍郎。兼轉運使。時賈似道入相。疾其功。劾罷之。送漳州居住。又稽守城時所用金穀。逮至行部責償。幕屬方元善者。極意逢迎。似道意。士璧坐是死。復拘其妻妾而徵之。其後元善知吉水縣。俄得狂疾。常呼士璧。向士璧傳。

江萬里。自其父始業儒。大父璘。鄉稱善人。其鄰史知縣者。常與璘言。誇其能。杖譁健士。璘俛首不答。歸語子曰：史祖父故寒士。今居官。以杖士人自憲。於我心有不釋然。審爾。史氏且不昌。汝其戒之。是夕。璘子婦陳氏。夢貴人入其家。曰：汝家長有善言。故來。已而有娠。生萬里。位至左丞相。江萬里傳。

陳仲微。官莆田尉。委以縣事。囊山浮屠與郡學爭水利。久不決。仲微按法曰：曲在浮屠。他日沿檄過寺。其徒久揭其事於鐘上。以爲冤。旦暮祝詛。然莫省爲仲微也。仲微見之曰：吾何心哉。吾何心哉。質明。首僧無疾而死。陳仲微傳。

李文饒。爲台州司理參軍。每謂人曰：吾司臬。多陰德。後有與者。子詔。官至端明殿學士。數諫諍。爲名臣。李詔傳。

蘇絨知邕州。交趾入寇。邕受圍。絨守城。援兵不至。城遂陷。絨猶領傷卒戰愈厲。而力不敵。亟還州治。縱火自焚。絨沒後。交人謀寇桂州。行數舍。其衆見大兵從北來。呼曰。蘇城隍領兵來報怨。懼而引歸。邕人爲絨立祠。蘇絨傳

蕭雷龍官臨安府學教授。通判衢州。及州守棄城遁。朝命雷龍權知府事。北兵薄城。不降。脫去。還建昌。與里人起兵。時元兵四合。雷龍度不可支。奔入閩。未出城。爲同安武人徐浚沖獲。送縣。權縣尹劉聖仲素與雷龍有怨。殺之。後聖仲北來。泊舟小孤山。有巨艦衝前。建大旗。書曰。蕭知府兵。繼見雷龍坐船上。聖仲大呼。有頃不見。以驚死。蕭雷龍傳

郭琮事母極恭順。居常不過中食。絕飲酒。茹葷者三十年。以祈母壽。母年百歲。耳目不衰。飲食不減。鄉里異之。至道三年。詔書存恤孝悌。轉運使狀琮事以聞。有詔旌表門閭。明年母無疾而終。郭琮傳

顧忻以母病。葷辛不入口者十載。母老。目不能覩物。忻日夜號泣祈天。刺血寫佛經數卷。母目忽明。不燭能縫維。年九十餘。無疾而終。顧忻傳

朱泰家貧。鬻薪養母。常適數十里外。易甘旨以奉母。一日鷄初鳴。入山。及明。憩于山足。遇虎搏攫。負之而去。泰已眩眩。行百餘步。忽稍醒。厲聲曰。虎食我。恨母無託耳。虎忽棄泰于地。走不顧。如人疾驅狀。鄉里稱其孝感。曰爲朱虎殘。朱泰傳

張氏羅江士人女。母楊氏寡居。一日親黨有婚會。母女偕往。其典庫雍乙者從行。既就坐。乙先歸。會罷。楊

氏歸則乙死於庫。莫知殺者主名。提點刑獄張文饒疑楊有私。殺乙以滅口。楊言與女同榻。實無他。遂逮其女。拷掠無實。吏乃掘地爲坑。縛母於其內。旁列熾火。絕而復蘇者屢。辭終不服。一日女謂母曰。母嘗死箠楚。不可自誣。女今死。將認冤於天。言終而絕。於是石泉連三日。地大震。有聲如雷。屋瓦皆落。天雨雪。邦人震恐。勘官李志寧疑其獄。夕具衣冠禱於天。俄假寢坐廳事。恍有猿墮前。驚寤。呼吏卒索之。不見。志寧自念夢兆非殺人者袁姓乎。有門卒言張氏饋食之。夫曰袁大。明日使吏執之。曰。殺人者汝也。袁色動。遽曰。吾憐之久矣。願就死。問之曰。適盜庫金。會雍歸。遂殺之。楊乃得免。時女死才數日也。獄上。郡榜其所居曰孝感坊。張氏傳

呂仲洙女名良子。父得疾瀕殆。女焚香祝天。請以身代。剖股爲粥以進。時夜中羣鵲遠屋飛噪。仰視空中。大星煜煜如月者三。越翌日父瘳。呂仲洙女傳

王仔昔能遣人未來。事政和中。召見。封通妙先生。仔昔資倨傲。帝常待以客禮。故其遇巨闖殆若僮奴。旋坐言語不遜。下獄死。仔昔之得罪。宦者馮浩力最多。未死時。書示其徒曰。上蔡遇冤人。其後。浩南竄。至上蔡。被誅。王仔昔傳

章惇爲尙書左僕射。報復讎怨。誦蘇轍於雷州。不許占官舍。轍遂僦民居。惇又以爲強奪民居。追民究治。徽宗時。惇亦貶雷州。適聞舍於是。民曰。前蘇公來。爲章丞相幾破吾家。今不可也。後徙陸州卒。章惇傳
嘗於他書中見宋盧多遜南遷朱崖。見一店嫗。舉止和淑。能談京華事。盧訪之。嫗不謂盧也。曰。家故汴

都累代仕族。一子事州縣。爲盧相國誣竄南方。到方周歲。盡室淪喪。獨殘老軀。流落居此。意有所待。盧相欺上罔下。倚勢害物。天道有知。行當南竄。未亡間庶見於此。以快宿憾耳。盧不待食。促駕而去。此可見小人結局。大率相似。

李全爲節度使。作亂據揚州。官軍討之。追至新塘。全騎陷淖。官軍奮長槍刺之。遂碎其尸。及事平。提點刑獄趙葵。使人瘞新塘骸骨。得左掌無一指。蓋全支解也。先是全乞靈茅司徒廟。無應。全怒。斷神像左臂。或夢神告曰。全傷我。全死亦當如我。至是果然。李全傳

遼東

耶律制心位至南院大王。嘗曰。吾雖不知佛法。惟心無私。則近之矣。一日沐浴更衣而臥。家人聞絲竹之聲。怪而入視。則已逝矣。耶律制心傳

耶律庶成方進用。爲妻胡篤所誣。以罪奪官。法當離婚。時胡篤適有娠。至期不產而死。剖視之。其子以手抱心。識者謂誣夫之報。耶律庶成傳

王鼎正直不阿。宰縣時。憩於庭。俄有暴風。舉臥榻空中。鼎無懼色。但覺枕榻俱高。乃曰。吾中朝端士。邪無干正。可徐置之。須臾。榻復故處。風遂止。王鼎傳

蕭文知易州。兼西南面安撫使。高陽土沃民富。吏其邑者。每贖於貨。民甚苦之。文始至。悉去舊弊。時大旱。百姓憂甚。文禱輒雨。屬縣又蝗。議捕除之。文曰。蝗。天災。捕之何益。但反躬自責。蝗盡飛去。遺者亦不食苗。

散在草莽。爲鳥鵲所食。會霖雨不止。文復隨禱而霽。蕭文傳

耶律劉哥。欲因進酒弑逆。帝覺之不果。被囚。帝問汝實反耶。劉哥誓曰。臣若有反心。必生千頂疽死。詔免死。流烏古部。果以千頂疽死。耶律劉哥傳

金史

移刺溫鎮。武定歲旱且蝗。溫割指以血瀝酒。禱而酌之。既而雨霑足。有羣鴉啄蝗且盡。人以爲至誠之感。云移刺溫傳

石琚。父皋。補郡吏。稱長者。從魯王闒母攻青州。州人堅守不降。闒母怒之。及城破。命皋計州民人。將使諸軍分掠之。皋緩其事。闒母讓之。皋曰。大王將爲朝廷撫定郡縣。當使百姓安堵。若取城邑而殘其民。則未下者必死守以拒我。皋之稽緩。安敢逃罪。闒母感悟。乃下令曰。敢有犯州人者。以軍法治。指其坐謂皋曰。汝之子孫。必有居此坐者。琚後拜右丞相。封莘國公。石琚傳

崔立僭亂。淫虐不道。及爲李伯淵等所殺。以屍挂闕前槐樹上。樹忽拔。人謂樹有靈。亦厭其爲所汙。崔立傳

王震母患風疾。刲股肉雜飲食中。疾遂愈。母沒。哀泣過禮。目生翳。服除。目不療而愈。皆以爲孝感所致。王震傳

李慶嗣學醫。洞曉其理。天德間。歲大疫。貧者往往闔門臥病。慶嗣攜藥與米分遺之。全活者衆。慶嗣年八

十餘無疾而終。李慶嗣傳

醫之利人大矣。方當牀第呻唵，驚惶莫措，而能出手相援，不擇貧富，此卽仁人同體之悲，非小道也。夫以活人爲心，而造子孫數世之福，與以求利爲心，不旋踵而輒敗者，其果孰得而孰失哉？予於良醫之報，聞見頗多，而以慶嗣之善終，標其一焉。

元史

至正三年秋，興國路永興縣雷擊死糧房貼書尹章於縣治。時方大旱，有朱書在其背曰：有旱却言無旱，無災却道有災，未庸殲厥渠魁，且擊庭前小吏。五行志

哈刺章夜夢太祖召見，語之曰：吾子孫廢壞我家法，達禮麻識理其人頗識事宜，然知而不言，將焉用之？我其殛之矣。明日，哈刺章入朝而出，達禮麻識理已無疾而死矣。達禮麻識理傳

劉伯林爲將，破潞絳及火山，聞喜諸州。時論欲徙聞喜民實天成，伯林力爭而止之。部曲所獲俘虜萬計，悉縱之。所至與民休息，稱爲樂土。嘗曰：吾聞活千人者後必封，吾之所活何啻萬餘人，子孫必有與者乎？子黑馬位太傅，封秦國公，孫元振元禮皆顯。劉伯林傳

李德輝生五歲，父且卒，指德輝謂家人曰：吾爲吏治獄，不任苛刻，人蒙吾力者衆，天或報之，是兒其大吾門乎？德輝官至安西行省左丞。李德輝傳

高郵千戶狗兒妻崔氏，爲其小婦所譖，虐死。其鬼憑七歲女，詣縣訴冤，備言死狀，已見瘞舍後。官率吏卒

卽其所發土得尸。拘狗兒及小婦鞠之。皆伏辜。張積傳。

許維禎爲淮安總管府判官。屬縣鹽城及丁溪場有二虎爲害。維禎默禱於神祠。一虎去。一虎死祠前。境內旱蝗。維禎禱而雨。蝗亦息。是年冬無雪。父老言於維禎曰。冬無雪。民多疾。奈何。維禎曰。吾當爲爾禱。已而雪深三尺。許維禎傳。

劉秉直官衛輝路總管。賊劫汲縣民張聚鈔而殺之。賊不獲。秉直具詞致禱城隍祠。而使人伺於死所。忽有村民阿蓮者。戰怖仆地。具言賊之姓名及所在。乃命尉襲之。果得賊於汴。遂正其罪。秋七月蟲螟生。秉直禱於八蜡祠。蟲皆自死。天不雨。禾日槁。秉直詣城北大行之蒼峪神祠。具詞祈祝。有青蛇蜿蜒而出。觀者異之。辭神而返。行及數里。雷雨大至。劉秉直傳。

元之吏治。非能古若也。而慈惠之政。所在多有。如塔海田。滋卜天璋。林興祖。觀音奴。劉天孚。諸人有禱。輒應。事蹟略同。不勝錄。錄其尤異者。使人知爲民請命之心。果出於至誠。未有不其應如響者。有司牧之責者。可以興矣。

王伯顏知福寧州。爲賊所執。不屈。被殺。暴屍數日。色不變。伯顏旣死。賊時覩其引兵出入。明年州有僧林德誠者。起兵討賊。乃望空呼曰。王州尹。王州尹。宜率陰兵助我斬賊。時賊正祠神。覩紅衣軍來。以爲僞帥。康將軍。亟往迎之。無有也。四面皆青衣官軍。賊大敗。福寧俱平。王伯顏傳。

胡光遠母喪廬墓。一夕夢母欲食魚。晨起號天。將求魚以祭。見生魚五尾。列墓前。俱有嚼痕。鄰里驚異。方

其聚觀。有獺出草中。浮水去。衆知是獺所獻。以狀聞於官。表其閭。至順間。永平龐遵母病腫三年。不能起。忽思食魚。遵求於市。不得。歸途歎恨。忽有鯉躍入其舟。作羹以獻。母悅。病瘥。胡光遠傳。

李忠晉寧人。幼孤。事母至孝。大德七年。地大震。郇保山移。所過居民廬舍皆摧壓傾圮。將近忠家。分爲二行。五十餘步。復合。忠家獨完。吳國寶雷州人。性孝友。父喪。廬墓。大德八年。境內蝗害稼。惟國寶田無損。人皆以爲孝感所到云。李忠傳。

李茂大名人。徙家揚州。奉母孟氏至謹。母嘗病目失明。茂禱於泰安山。三年復明。又願母壽。每夕祝天。乞損己年益母。孟氏竟八十四而終。大德元年。揚州再火。延燒千餘家。火及茂廬。皆風返而滅。李茂傳。

王薦性孝。父嘗疾甚。薦夜禱於天。願減己年益父壽。父絕而復甦。曰。適有神人黃衣紅帕首。恍惚語我曰。汝子孝。上帝命錫汝十二齡。疾遂愈。後果十二年而卒。王薦傳。

楊皞母牛氏嘗病劇。皞叩天求代。遂痊。如是者再。後牛氏失明。皞登太白山取神泉洗之。復如故。牛氏沒。哀毀特甚。葬之日。大雨。獨皞墓前後數里。密雲蔽之。雨不沾土。送者大悅。楊皞傳。

趙榮母強氏有疾。榮割股肉啖之者三。復負母登太白山。禱於神。得聖水飲之。乃痊。後年七十五卒。葬之日。白雲庇其墓前後十五里。葬畢而散。趙榮傳。

王庸以孝聞。母有疾。庸夜禱北辰。至叩頭出血。母疾遂愈。及母卒。哀毀幾絕。露處墓前。旦夕悲號。一夕雷。雨暴至。鄰人持寢席往。欲蔽之。見庸所坐臥之地。獨不需溼。咸歎異而去。王庸傳。

黃贊省父永平。父歿已三年矣。求父墓弗得。贊哭禱於神。一夕夢老父以杖指葬處。曰：見片輒即可得。明日就其地求之。果得父骨以歸。黃贊傳

陸思孝紹興山陰樵者。性至孝。母病。思孝醫禱不效。方欲割股肉以進。忽夢寐間。恍若有神人者。授以藥劑。思孝得而異之。卽以奉母。疾遂愈。陸思孝傳

黃道賢父病篤。道賢夜禱於天。願減己一紀之算。以益父壽。其父遂愈。至元統二年乃歿。果得一紀之數。黃道賢傳

史彥斌有孝行。至正十四年。河溢。彥斌母柩爲水所漂。彥斌縛草爲人。置水中。仰天呼曰：母棺被水。不知其處。願天矜憐。哀子之心。假此芻靈。指示母棺。言訖。涕泗橫流。乃乘舟隨草人所之。經十餘日。行三百餘里。草人止桑林中。視之母棺在焉。史彥斌傳

湯霖母病熱。更數醫弗能效。母不肯飲藥。曰：惟得冰。我疾可愈。時天氣甚煖。霖求冰不得。累日號哭於地上。忽聞池中。夏夏有聲。拭淚視之。乃冰漸也。取以奉母。疾果愈。湯霖傳

趙孝婦早寡。事姑孝。嘗念姑老。一旦有不諱。無由得棺。乃以次子鬻富家。買杉木治棺。置於家。南鄰失火。南風烈甚。火勢及孝婦家。孝婦亟扶姑出避。而棺重不可移。乃撫膺大哭曰：吾爲姑賣兒得棺。無能爲我救之者。苦莫大焉。言畢。風轉而北。孝婦家得不焚。人以爲孝感所致。趙孝婦傳

張義婦。夫戍福壽。死。張求夫骨。至福壽。問夫葬地。榛莽四塞。不可識。張哀慟欲絕。夫忽降于童。言動無異。

其生時告張死時事甚悲。且指示骨所在處。如其言果得之。張義婦傳

武用妻蘇氏。用疾。蘇氏刲股爲粥以進。疾卽愈。生子德政。四歲而寡。德政長。事蘇氏至孝。蘇氏死時。天方大旱。德政方掘地求水。以供葬事。忽二蛇躍出。德政因默禱焉。二蛇一東一北。隨其地掘之。果得泉。武用妻蘇氏傳。

明史

宗室恩鏞。招羣小奪軍民商賈利。惠王恩鏞發其事。朝廷遣官按實。幽恩鏞等鳳陽。謫戍其黨有差。恩鏞陰使送者刑梏之。斃八十餘人。不數日。世子暴卒。恩鏞疽發背薨。遼王植傳

恩鏞不道。殺之固當。至其黨類。不過聲援相附。乃背王命而盡殲之。其能逃陰責乎。

劉基曾祖濠。仕宋爲翰林掌書。宋亡。邑子林融倡義旅。事敗。元遣使簿錄其黨。多連染。使者道宿濠家。濠醉使者而焚其廬。籍悉毀。使者計無所出。乃爲更其籍。連染者皆得免。基幼穎異。其師鄭復初謂其父曰。君祖德厚。此子必大君之門矣。基博通經史。尤精象緯之學。佐明太祖定天下。封誠意伯。劉基傳

詹徽。官吏部尙書。有才智。然性險刻。李善長之死。徽有力焉。藍玉下獄。語連徽。及子尙寶丞絨並坐誅。詹徽傳。

王瑜。以總旗隸趙王府。永樂末。告常山護衛指揮孟賢等變。按治有驗。賢等伏誅。而授瑜千戶。而所發不軌事有枉者。正統四年。得疾。東兩手如高懸狀。號求救解而卒。王瑜傳

孟賢等既罪狀屬實。則瑜之知情而告變於議當矣。顧不當連及無辜耳。

牟侔撫蘇松中官汪直有事南京。或謂侔十四年侔議事至京。直請執侔下詔獄。謫戍湖廣。侔在江西時。其成許聰獄人多議其深文。至是被禍。皆知爲直誣。然無白其冤者。逾年卒戍所。牟侔傳

周新官浙江按察使。初入境。羣蚘迎馬頭。跡得死人榛中。身繫小木印。新驗印知死者故布商。密令廣布。布視印文合。捕鞠之。盡獲諸盜。一日視事。旋風吹葉墜案前。葉異他樹。詢左右。獨一僧寺有之。寺去城遠。新意僧殺人。發樹果見婦人屍。鞠實磔僧。周新傳

錦衣衛指揮紀綱。使千戶緝事浙江。攬賄作威福。廉使周新欲按治之。遁去。綱誣奏新罪。逮新戮之。臨刑大呼曰。生爲直臣。死當作直鬼。帝後若見人耕衣立日中。曰。臣周新。已爲神。當爲陛下治姦貪吏。後紀綱以罪誅。新事益白。同前

張昺官鉛山知縣。鉛山俗。婦人夫死輒嫁。昺欲變其俗。令寡婦皆具牒受判。署二木曰羞。嫁者跪之。曰節。不嫁者跪之。民傳四妻祝誓死守。舅姑給令跪羞木下。昺判從之。祝投後園池中死。邑大旱。昺夢婦人泣拜。覺而識其里居姓氏。往詰其狀。及啓土。貌如生。昺哭之。慟曰。殺婦者我也。爲文以祭。改葬焉。天遂大雨。張昺傳

君昌隆初爲皇太子傅。後改禮部主事。尙書呂震方用事。常其獨處精思。以手指刮眉毛。則必有密謀深計。官屬相戒。無敢白事者。昌隆前白事。震怒不應。昌隆退。白太子。取令旨行之。震大怒。奏昌隆蓄無君心。

下獄置極刑死。震後病，號呼尹相，言見昌隆，欲殺之云。尹昌隆傳。

劉球官翰林侍讀。正統四年，帝以王振言大舉征麓球，上疏諫，振銜之。欽天監正彭德清，球鄉人也，倚振勢爲姦，球絕不與通。德清恨之，遂摘疏中攬權語，謂振曰：「此指公耳。」振大怒，逮下詔獄，屬指揮馬順殺球。順深夜攜一小校持刀至球所，球方臥起立，頸斷，體猶植。遂支解之。瘞獄戶下。順有子病久，忽起，掉順髮，拳且蹴之，曰：「老賊，令爾他日禍逾我，我劉球也。」順驚悸，俄而子死。球亦死。球死數年，瓦刺果入寇，英宗北狩，振被殺，朝士立擊順斃之。而德清自土木遁還，下獄論斬，尋瘐死。詔戮其屍。劉球傳。

范廣爲都督同知，與都督張軌不相能。軌誣廣謀立外藩，下獄論死。明年春，軌早朝還，途中爲拱揖狀。左右怪問之，曰：「范廣過也，遂得疾，不能睡，痛楚月餘而死。」范廣傳。

商輅官大學士，既謝政，劉吉過之，見其子孫林立，歎曰：「吾與公同事歷年，未嘗見公筆下妄殺一人。宜天之報公厚。」輅曰：「正不敢使朝廷妄殺一人耳。」居十年卒。年七十三。商輅傳。

黃紱官四川左參政，按部崇慶，旋風起輿前，不得行。紱曰：「此必有冤，吾當爲理。」風遂散。至州，禱城隍神，夢若有言州西寺者。寺去州四十里，倚山爲巢，後臨巨塘。僧夜殺人，沉之塘下，分其貲，且多藏婦女於窟中。紱發吏兵圍之，窮詰得其狀，誅僧。黃紱傳。

楊爵官御史，疏詆符瑞，言過切直，下詔獄，榜掠，血肉狼籍，死而復甦。逾年，工部員外郎劉魁，再逾年，給事中周怡，皆以言事同繫。嘉靖二十六年十一月，大高元殿災，帝禱於露臺，火光中若有呼三人忠臣者，遂

傳詔急釋之。楊雷傳。

永邵卜爲西寧患。誘殺副使李魁。邊臣不能報。二十三年。直入南川。參將達雲設攻要害。大敗之。手馘其帥一人。卽前殺李魁者。其地卽魁陣亡處。時又皆九月也。達雲傳。

鄒元標。觀政刑部。張居正奪情。元標上疏極諫。居正大怒。廷杖八十。謫戍都勻衛。元標處之怡然。巡按御史承居正指。將害元標。行次鎮遠。一夕御史暴死。元標遂免。鄒元標傳。

賀逢聖。官大學士。致政。張獻忠陷武昌。執逢聖。叱曰。我朝廷大臣。若曹敢無禮。賊麾使去。遂投墩子湖死。也。賊來自夏。去以秋。云大吏望衍而祭。有神夢於湖之人。我守賀相殊苦。汝受而視之。有黑子在其左手。其徵是。覺而異之。踈於湖。赫然而尸出。驗之。果是。蓋沉之百有七十日。面如生。以冬十一月壬子殮。大吏揮淚而葬之。賀逢聖傳。

施邦曜。官工部營繕司員外郎。魏忠賢興三殿工。諸曹奔走其門。邦曜不往。忠賢欲困之。使拆北堂。期五日。適大風拔屋。免譴責。又使作獸吻。倣嘉靖間製。莫考。夢神告之。發地得吻。嘉靖舊物也。忠賢不能難。施邦曜傳。

史可法。祖應元。官黃平知州。有惠政。語其子從質曰。我家必昌。從質妻尹氏有身。夢文天祥入其舍。生可法。以孝聞。官至太傅。爲明忠臣。史可法傳。

何騰蛟。以兵部右侍郎總督湖廣諸省軍務。左良玉舉兵反。邀騰蛟偕行。不可。則盡殺城中人以劫之士。

民爭匿其署中。良玉破垣舉火，騰蛟急解印付家人，令速走。將自剄，爲良玉部將擁去。良玉欲與同舟不從，乃置之別舟，以副將四人守之。舟次漢陽門，乘間躍入江，水漂十餘里。一漁舟救之，則漢前將軍關壯繆侯廟前也。家人懷印者亦至，相視大驚。覓漁舟，忽不見。遠近咸謂騰蛟忠誠得神佑云。何騰蛟傳。

方克勤官濟甯知府。永嘉侯朱亮祖常率舟師赴北平，水涸，役夫五千濬河，克勤不能止，泣禱於天。忽大雨，水深數尺，舟遂達。民以爲神。方克勤傳。

謝子襄官處州知府。郡有虎患，歲旱蝗，禱於神。大雨二日，蝗盡死，虎亦遁去。有盜竊官鈔，子襄檄城隍神盜方閱鈔密室，忽疾風捲墮市中，盜卽伏罪。民鬻牛於市，將屠之，牛逸至子襄前，俛首若有訴，乃捐俸贖還其主。謝子襄傳。

葉宗人官錢塘知縣，嘗視事，有蛇升階。若有所訴，宗人曰：爾有冤乎？吾爲爾理。蛇卽出，遣隸尾之，入餅肆爐下，發之，得僵屍。蓋肆主殺而瘞之也。又常行江中，有死人挂舟舵，推問，則里無賴子所沉者。遂俱伏法。葉宗人傳。

徐九思官句容知縣，訟者挾不過十，諸所催科，預爲之期，逾期則令里老逮之而已。隸莫敢至鄉落，歲祿養粥食餓者，全活甚衆。官至高州知府，致仕。句容民爲建祠茅山。九思年八十五，抱疾，抗手曰：茅山迎我，遂卒。徐九思傳。

孫燧巡撫江西，宸濠反，縛燧與副使許達二人，且縛且罵不絕口。同遇害。死之日，天忽陰慘，烈風驟起，凡

數日。城中民大恐。走收兩人屍。屍未變。黑雲蔽之。蠅蚋無近者。孫繼傳。

史載捐軀殉節諸人。盛暑體不變。烏犬不敢近者。其事甚多。不勝錄。茲錄其尤異者。

徐學顏母疾。禱於天。請以身代。夜夢神人授藥。旦識其形色。廣覓之。得荆瀝。遂卽愈。徐學顏傳。

姚玘母疾。思食魚。暮夜無從得。家養一鳥。忽飛去。攫魚以歸。姚玘傳。

劉鎬父允中。官憑祥巡檢。卒於任。鎬赴憑祥。莫知葬處。鎬晝夜環哭。一蒼頭故從其父。已轉入交趾。忽暮至。若有憑之者。因得冢所在。崔敏傳。

包實夫途遇虎。銜衣入林中。釋而蹲。實夫拜請曰。吾被食命也。如父母失養何。虎卽舍去。後人名其地爲

拜虎岡。其後筠連諸生蘇奎章從父入山。猝遇虎。奎章倉皇泣告。願舍父食己。虎曳尾徐去。謝定住傳。

史五常父萱。官廣東僉事。卒。葬南海和光寺側。五常方七歲。母攜以歸。比長。恨父不得歸葬。往迎父櫬。寺

沒於水久矣。五常泣禱。有老人以杖指示寺址。發地。果得父櫬。史五常傳。

王原文安人。父珣以家貧役重。逃去。原稍長。問父所在。母告以故。號泣辭母。遍歷山東南北。一日渡海。至

田橫島。假寐神祠中。夢至一寺。當午炊。莎和肉羹食之。一老父至。驚覺。原告之夢。請占之。老父曰。若何爲

者。曰。尋父。老父曰。午者正南位也。莎根附子肉和之。附子膾也。求諸南方。父子其會乎。原喜謝去。至輝縣

帶山。有寺曰夢覺。原心動。天雨雪。臥寺門外。及曙。一僧啓門出。駭曰。汝何人。曰。文安人。尋父而來。時珣方

執爨竈下。僧謂之曰。若同里有少年來尋父者。若倘識其人。珣出見原。皆不相識。問其父姓名。則王珣也。

珣亦呼原乳名。抱持慟哭。父子相持歸。夫妻子母復聚。原子孫多仕宦者。王原傳。

邱緒。鄞縣諸生也。生母黃爲嫡。余所逐。適江東包氏。未幾轉適他所。遂不復相聞。緒父沒。事余至孝。余疾。謹奉湯藥。不解衣帶者數月。余重感其孝。病革與訣曰。我卽死。汝無忘若母。時母被逐已二十年矣。一夕。夢人告曰。若母在台州金鰲寺前。覺而識之。次日與人憩於途。詰之。則包氏故養馬廝也。叩以母所向。曰。有周平者。曾悉其事。今已成京衛矣。緒姊培謁。選在京。遺書囑訪平。久之未得。一日有避雨於邸門者。其聲類鄞人。叩之。則周平也。言黃已適台州李副使。子緒得報。卽至台。而李已沒。其嗣子漫不知前事。緒徬徨掩泣於道。有傷之者。導謁老媒妁王四。曰。已再適仙居吳義官。吳仙居巨族也。緒至。歷暵數十家。無所遇。已而抵一儒生吳秉朗家。語之故。生感其意。留止焉。有叔母聞所留者異鄉人也。恚而咻之。生告以緒意。叔母者黃故主母也。頗憶前事。然不詳所往。呼蒼蒼頭問之。云金鰲寺前。去歲經之。棺已殯寺旁矣。緒以其言與夢合。信之。行且泣。牛觸之。墜於溝。則輿夫馬長之門也。駭而出。問所從來。緒以情告。長曰。吾前與一婦至縉雲蒼嶺下。殆是也。與緒至其處。緒遍物色。無所遇。俛俛行委巷中。爲一媪立門外。探之。知鄞人。告以所從來。媪亦轉詢邱氏耗。則緒母也。抱持而哭。閭里皆感動。寺旁棺者。蓋其妣氏云。所適陳翁。貧而無子。緒并迎以歸。備極孝養。邱緒傳。

趙重華。雲南太和人。父廷瑞。遊江湖間。久不返。重華長。謁郡守請路引。榜其背曰。萬里尋親。久之。竟無所遇。過丹陽。盜攫其貨。所遺獨路引。且行且乞。遇一老僧。呼問其故。笑曰。汝父客無錫南禪寺中。語訖。忽不

見華急趨至寺。果其父出。路引示之。相與慟哭。留數日。乃還雲南。趙重華傳。

招遠有孝女。不知其姓。父採石南山。爲蟒所吞。女哭云。願見父屍同死。俄頃。大雷電擊蟒。墜女前。腹裂。見

父屍。女負土掩埋。觸石而死。姚孝女傳。

蔡烈女少孤。與祖母居。一日。祖母出。有逐僕爲僧者。來乞食。挑之。不從。挾以刃。女徒手搏之。受傷十餘處。死。賊遁去。官行驗。忽來首伏。官怪問故。賊曰。女拘我至此。遂抵罪。孫烈女傳。

玉亭縣君伊府宗室典柄女。適楊切。不兩月。切卒。號慟不食。或勸以舅姑年老。且有遺孕。乃忍死襄事。及生男。家日落。萬歷二十一年。河南大饑。宗祿久缺。紡績三日。不得一餐。母子相持慟哭。夜夢神語曰。汝節行上聞於天。常有以相助。母子所夢皆符。其子曰。取屋後土作坯易粟。其日掘土得錢數百。自是每掘輒得錢。一日。舍旁地陷。得石炭一窰。取以供爨。延兩月餘。官俸亦至。人以爲苦節所感。玉亭縣君傳。

馬節婦適諸生劉濂。十七而寡。翁家甚貧。利其再適。必欲奪其志。不與飲食。百計挫之。志益厲。嘗閉門自經。救之。漸蘇。翁陰納沈氏聘。其姑誘與俱出。令女奴抱納沈舟。婦投河不得。疾呼天救我。須臾風雨晝晦。疾雷擊舟。欲覆者數四。沈懼。乃旋舟還之。事聞於縣。縣令婦別居。官贍之以老。馬節婦傳。

李孝婦名中姑。適桂廷鳳。姑疾將不起。婦涕泣憂悼。聞有言乳肉可療者。一日。煮藥。燕香禱竈神。自割一乳。昏仆於地。氣已絕。廷鳳呼藥不至。出視。見血流滿地。大驚呼救。傾駭城市。邑長佐皆詣其廬。命亟治。俄有僧踵門曰。以室中斬艾傅之。卽愈。如其言。果甦。比求僧。不見矣。乃取乳和藥進姑。姑竟獲全。李孝婦傳。

劉烈女。鄰富兒張阿官。屢窺之。一夕。緣梯入。女呼父母共執之。將訟官。張之從子倡言。劉女誨淫。縛人取財。人多信之。女呼告父曰。賊汗我名。不可污矣。我當訴帝求直耳。卽自縊。盛暑待驗。暴日中。無屍氣。張延訟師丁二。執前說。女傳魂於二曰。汝以筆污我。我先殺汝。二立死。時江濤震吼。岸上裂崩數十丈。人以爲女冤所致。有司立杖殺阿官及從子。劉烈女傳

原跋

易言積善餘慶。書言作善降祥。經訓昭垂。尙矣。太上感應篇。雖出於道藏。而禍福無門。惟人自召。仍本春秋左氏傳語。其所勸懲。皆切於民生日用。與道家諸書之尙符籙講導引者不同。後人或援稗官野史。及里巷傳聞。爲之詮證。不免爲儒者所輕。余家自先五世祖侍講公以來。世守文昌陰騭文。以爲束身寡過之資。洎先大人少孤力學。刻意潛修。兼奉感應篇一書。嘗輯正史所載善惡報應之彰彰者。凡若干條。曰二十二史感應錄。以明勸戒。刊版行世。垂六十年。吾吳及京師久已風行。今蘊章視學來閩。重刊以廣流傳。俾承學之士。見援引皆本於史傳。益以信感應之不誣。而檢束身心。以迎善氣。未必無功於世也。夫人爲善爲惡。未有不自知者。知爲善而充之。善心日擴。善氣日臻矣。知爲惡而縱之。惡心日熾。惡氣日盈矣。卽此善惡之心。積而爲吉凶之應。則不待庚申三尸之奏。月晦司命之言。而始邀天鑒也。此心之炯然難昧者。卽謂之三尸可也。卽謂之司命可也。銅山西傾。洛鐘東應。以類相感。在物且然。而況於人乎。

道光二十六年十二月上澣男蘊章謹跋

